

甲午120聯席
系列活動

甲午120系列之
中華民族的尊嚴——

從甲午戰爭到
仁安羌大捷

甲午戰爭

日本第一軍進路
日本第二軍進路
我國艦隊進路
日本艦隊進路
主要海戰發生處

吳青教授（著名作家冰心女兒、外祖父為北洋水師軍官）

揭鈞教授（孫立人將軍義子）

Mr Fitzpatrick（仁安羌戰役中英軍上尉）

研討會

講者：吳青教授、揭鈞教授、
Mr Fitzpatrick

日期：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星期五）

公開講座

教師、教育界人士、各合辦團體會員及公眾人士專場

嘉賓：吳青教授、揭鈞教授、Mr Fitzpatrick

日期：二零一四年五月十日（星期六）

聯合籌辦：

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中華百年系列活動籌委會、香港校董學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教育評議會、新青年論壇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生同學會、國民教育學會、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裘錦秋中學（葵涌）、九龍工業學校

甲午 120 系列之

【中華民族的尊嚴－從甲午戰爭到仁安羌大捷】

研討會

日期：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裘錦秋中學(葵涌)禮堂 (新界葵涌安捷街 1-11 號)

講者：吳青教授、揭鈞教授、Mr Gerald Fitzpatrick

公開講座

日期：二零一四年五月十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地點：九龍工業學校 316 室 (九龍長沙灣道 332 號)

講者：吳青教授、揭鈞教授、Mr Gerald Fitzpatrick

三位嘉賓的簡介：

(1) 吳青教授

中國著名作家冰心和社會學家吳文藻的幼女，外祖父謝葆璋在甲午中日黃海大戰時擔任來遠號戰艦軍官。吳青教授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後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擔任教授至退休。自 1984 年首次當選北京市海淀區大代表，積極為選民進行維權活動；1989 年至 2004 年，連續三屆被海淀區人大代表推舉為北京市人大代表。2001 年，她獲得了由菲律賓政府頒發的「拉蒙·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2003 年被施瓦布基金會提名為「世界傑出社會事業家」。2011 年獲西亞斯國際傑出女性獎。2013 年 10 月因維護中國婦女的權利做出了突出貢獻，而獲得加拿大「總督國事訪問獎章」。

(2) 揭鈞教授

廣東人，孫立人將軍的義子，現居住加拿大安大略省。1949 年隨陳濟棠部隊輾轉流落台灣，是孫立人將軍在台灣訓練的幼年兵。幼年兵解散後，孫立人將軍收養 5 名幼年兵為養子，揭鈞是其中之一。在新竹清華大學畢業後，到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進修博士課程及研習，其後在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擔任化學系教授至 2004 年退休。揭教授近年致力研究中國遠征軍歷史，特別對緬甸仁安羌戰役有深入和真確的分析。

可瀏覽揭鈞教授博誌 <http://blog.sina.com.cn/u/3833088187>

(3) Mr Gerald Fitzpatrick

英國二次大戰退伍軍人，現年 94 歲，英國居住，1942 年隸屬仰光的英軍部隊，軍階上尉。英軍在緬甸撤退時，7000 多名軍人和平民被日軍在仁安羌油田包圍，幸得到孫立人將軍和齊學啟將軍率領遠征軍新 38 師拯救脫困。Fitzpatrick 是當年被拯救英軍中唯一在世的見證者。他曾寫有兩本關於這段歷史的書籍，書名 [Ditched in Burma] 和 [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

中日甲午戰爭是 19 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它以 1894 年 7 月 25 日（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豐島海戰的爆發為開端，到 1895 年 4 月 17 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按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 (Sino-Japanese War)。這場戰爭以中國失敗告終。中國清朝政府迫於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它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簡介：甲午戰爭（又稱中日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清日戰爭、清日甲午戰爭；日稱日清戰爭），是中國晚清年間發生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由於發生年為 1894 年即清光緒二十年，干支為甲午，中國史稱“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歷時 9 個月，分為陸戰和海戰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水師，之後又攻下中國的旅順、威海，並於 1894 年 11 月 22 日在旅順進行大規模屠殺，血洗全城。戰後雙方於戰後簽訂《馬關條約》，規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賠款，中國清政府因此背負沉重外債，國力日趨衰退，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而日本因獲得巨額戰爭賠款，國力軍力迅速強盛，並逐漸走上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之路。

戰爭過程中日甲午戰爭的整個過程，包括 3 個階段：

第一階段，1894 年 7 月 25 日至 9 月 17 日。在朝鮮半島及海上進行，陸戰主要是平壤之戰，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

第二階段，從 1894 年 9 月 17 日至 11 月 22 日。戰爭在遼東半島進行，有鴨綠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

第三階段，從 1894 年 11 月 22 日至 1895 年 4 月 17 日。戰爭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進行，有威海衛之戰和遼東之戰。

在中國近代的反侵略戰爭中，中日甲午戰爭可以說是規模最大，失敗最慘，影響最深，後果最重，教訓最多的一次戰爭。正因為如此，重新學習、研究這段歷史，也最具現實意義。甲午戰爭，是中國晚清年間發生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由於發生年為 1894 年即清光緒二十年，干支為甲午，中國史稱“甲午戰爭”。1894 年 7 月 25 日，日艦襲擊中國船艦，甲午戰爭爆發。1894 年 8 月 1 日，中日兩國宣戰，甲午戰爭全面爆發。甲午戰爭歷時 9 個月，分為陸戰和海戰兩個戰場，日軍攻下朝鮮的平壤，在黃海海戰中大敗北洋水師，之後又攻下中國的旅順、威海，並於 1894 年 11 月 22 日在旅順進行大規模屠殺，血洗全城。戰後雙方於戰後簽訂《馬關條約》，規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賠款，中國清政府因此背負沉重外債，國力日趨衰退，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戰爭背景

日本方面

1868 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日漸強盛。當時的日本，正交叉進行兩次工業革命，1888 年，日本產業革命出現高潮，因此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但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國內本身就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加之國內封建殘餘勢力的濃厚及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尖銳，因此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急於從對外擴張中尋找出路。為此，1887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謂“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其第一步是攻佔臺灣，第二步是吞併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

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所謂的“八紘一宇”。而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前兩個步驟的重要環節。

中國方面

當時的中國處於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沉淪。

從 19 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清朝于 1888 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成為亞洲一個強大的海軍力量，即使歐美列強也放緩了侵略腳步。但清政府並未像日本那樣變革國家制度，因此所謂的“中興”也只是迴光返照而已。此時清朝政治十分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乾，紀律鬆弛。19 世紀末的東亞地區，一個是迴光返照的老大帝國，一個是噴薄欲出的近代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戰。

歐美方面

那時候，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援。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助手;英國企圖利用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德國和法國為了趁日本侵華之機奪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國。俄國雖然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尚未準備就緒，因此對日本採取不干涉政策。列強默許或縱容的態度，成為日本實施侵略計畫的有利條件。

甲午戰爭軍力比拚

甲午戰爭之時國力中強日弱，軍力中弱日強，中國之弱不在武器，而是在組織制度、官兵素質和對近代戰爭規律缺乏瞭解上。國情中劣日優，日本準備充分，

中國倉促應戰；日本政權穩固，中國政權動搖；日本民族統一，中國一盤散沙。由於軍力和國情因素，導致日勝中敗。

“戰爭是力量的競賽”，首先是軍力的競賽。軍隊是戰爭的基本工具，我們不能不首先比較雙方的軍事實力。

1893 年，日本陸軍有 7 個師團，將近 7 萬人。甲午戰爭中，日本動員了預備役，總共動員的兵力為 24 萬人，另有伏役 15 萬多。派到中國和朝鮮作戰的兵力是 17 萬多。

軍隊方面，中國軍隊名目複雜，很難找到確切的統計，但總數應有 100 余萬。舊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有作戰能力的只占軍隊總數的 1/3。日本參謀本部曾估計中國軍隊的有效實力是 35 萬人。甲午戰後的 1898 年，兵部和戶部曾統計各省練軍防軍為 36 萬人。就數量而言，中國軍隊顯然佔優勢，但是軍隊的戰鬥力並不單由數量決定，特別是近代工業革命以後軍隊的戰鬥力。裝備、編制、訓練、官兵素質和教育程度、士氣、戰略戰術等方面影響更大。

裝備方面，大體上是日軍優於中軍，但並不是象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相差懸殊。一方面，日軍的裝備還遠遠比不上西方列強；另一方面，中國在 30 年的洋務新政中武器裝備也有很大改進。中國陸軍武器裝備的最大弱點是武器的種類、規格過於混雜，給後勤供應和實戰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甲午戰爭的戰場

整個戰爭持續近 9 個月，依據戰場轉換及雙方作戰態勢的變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清軍陸軍自平壤敗退鴨綠江，日海軍奪得黃海制海權。

8月上旬,總兵衛汝貴、馬玉崑、左寶貴和副都統豐升阿等四部援朝清軍萬餘人先後抵達平壤。其時佔據漢城之日軍為混成第9旅,共8000餘人。

8月中旬,日本大本營根據海軍主力決戰時間難以預料,並以年內已無法實行直隸平原決戰,乃修改其"作戰大方針"第一期作戰計畫,除已派第5師餘部赴朝外,又增遣第3師參戰,兩師合編為第1集團軍。將陸軍在朝鮮的牽制作戰改為攻勢作戰,由第1集團軍執行平壤之戰,相機進攻奉天(今瀋陽)的任務。同時,決定組建第2集團軍,待機攻佔遼東半島,為爾後直隸平原決戰建立前進基地。

9月初,日軍第5師和第3師一部由漢城等地出發,分四路向平壤推進,對平壤清軍取包圍之勢。新近由成歡敗退的提督葉志超奉命總統平壤各部清軍,因其戰守無策,各部心志不齊。9月15日,日軍分三路總攻平壤,戰鬥至為激烈。午後,玄武門失守。入夜後,葉志超等棄城而逃,至26日全部退至鴨綠江以北中國境內。

在陸軍爭奪朝鮮半島的同時,日本海軍聯合艦隊亦前出至黃海西部,甚至闖到威海衛和旅順軍港挑戰,企圖尋機與北洋艦隊進行主力決戰。北洋艦隊在豐島海戰後拘於"保船制敵"之令,主要巡弋於威海、旅順之間,將黃海制海權讓給日本海軍。9月上旬,清廷鑒於平壤將有大戰,擬由海路迅速運兵赴援,北洋艦隊奉命護航。9月17日,北洋艦隊在完成護航任務後正準備由大東溝口外返航,突與搜索前進的日聯合艦隊遭遇,隨即爆發了著名的黃海海戰。戰鬥歷時5個多小時,北洋艦隊沉毀5艦,傷4艦,日本聯合艦隊傷5艦。

日軍在第一階段作戰中,適時調整作戰計畫,海陸同時出擊。平壤之戰不但擊敗在朝清軍,且一舉將戰線推進至鴨綠江邊,直接威脅中國本土。清軍由於平壤迅速敗退,不僅使"海守陸攻"的總計劃歸於失敗,且來不及在鴨綠江一線組織堅固防線,以致在第二階段作戰中仍然陷於被動。在海戰方面,北洋艦隊實力被嚴

重削弱，日本聯合艦隊達到了控制黃海制海權的目的，使爾後的戰局能朝著其二期作戰計畫的第一案方向發展。

結局

甲午戰爭結果及影響：甲午戰爭，日方稱為日清戰爭，國際通稱第一次中日戰爭，指的是大清帝國和大日本帝國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1894 年（光緒二十年）按照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為甲午戰爭。豐島戰役是戰爭爆發的標誌。最終，清朝政府戰敗，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結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

隨著戰爭的失利，清政府進一步加緊了乞降活動。2 月 11 日，決定派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赴日議和。4 月 17 日，李鴻章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及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在馬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包括《講和條約》十一款，《另約》三款，《議訂專條》三款，以及《停戰展期專條》兩款。

條約的主要內容為：①中國承認朝鮮“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實則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②中國將遼東半島、臺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③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④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駐紮，日本輪船得駛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裝貨；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市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其產品免征一切雜稅，享有在內地設棧存貨的便利；⑥日本軍隊暫行佔領威海衛，由中國政府每年付佔領費庫平銀五十萬兩，在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不撤退佔領軍；⑦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將戰俘盡數交還，中國政府不得處分戰俘中的降敵分子，立即釋放在押的為日本軍隊效勞的間諜分子，並一概赦免在戰爭中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分子，免予追究。

影響

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從此走向更深重的災難。中國失去了東亞大國的地位，半殖民化加大了！巨額戰爭賠款相當於全國3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國家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後的幾年裏，外國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雲南、兩廣屬法，福建屬日。而美國這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後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對外擴張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臺灣被日本割占，使數百萬同胞，飽受欺凌50多年。“城頭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臺灣行》一詩表達了詩人黃遵憲，對臺灣被割占的強烈憤慨和悲痛之情。

日本是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的賠款。這筆鉅款相當於日本當時7年的財政收入，日本朝野對此歡欣鼓舞，外相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之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幾億日元，本國全部收入只有8千萬日元，一想到現在會有3億5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和私人都覺得無比的富裕！”戰後，日本經濟和軍事實力飛速擴張，為其在上世紀30年代大舉侵華埋下伏筆。總之，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機，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http://www.qulishi.com/huati/jiawuzz/>

什麼是仁安羌大捷？

揭鈞

滿洲人入關取代明朝，沒有廢止原來的制度，連皇宮也保留，成為今天的故宮，開國時候有一段康雍乾盛世，緬甸和朝鮮曾經都是藩屬國，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漸漸強大，開始影響鄰國，引起朝鮮宮廷（政府）內部官員意見不同，有些親大清帝國，有些親大日本帝國，他們的紛爭引起大清帝國和日本帝國軍事介入朝鮮，引起清政府和日本的矛盾，兩國於甲午（1894）年八月宣戰，史稱甲午戰爭。

大清帝國動員的兵力是比日本兩倍還多，但是犧牲人數是日軍的十倍，北洋艦隊幾近全軍覆沒，甲午戰爭慘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失去藩屬國朝鮮，割讓臺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給日本，中國被強迫開放重慶、蘇州、杭州等內陸港口給日本人自由貿易，還賠償 2.3 億兩白銀給日本。《馬關條約》之後，日本得寸進尺，乘機擴張朝鮮影響力，向俄國挑戰，打敗俄國後出兵佔領中國東北。

中國人見到清政府腐敗無能，於是推翻了滿清。日軍侵略變本加厲，提出 21 條不平等而且無理的要求、製造九一八事變、成立滿洲國傀儡政權等，讓中國人忍無可忍。第一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日軍看到德國已經要被打敗了，於是向德國宣戰，奪取德國在中國山東青島地盤，借參加第一次世界為名，侵略中國。

中國一方面國力薄弱，另一方面當權者志提出“先安內然後攘外”或“要攘外必先安內”，但是有識之士和廣大群眾提倡一致抗日，1935 年十二月九日的一二九運動，六個月後的兩廣事變，又六個月後的西安事變，才促成 1937 年七月全面開始的抗日戰爭，中華民國雖然沒有宣戰，但全國動員了最大的力量，正式開始抵抗日軍的侵，中日不宣而戰。到了第四年，日軍完全佔領了中國沿海一帶及海南島，同時打著“東亞共榮”或“大東亞新秩序”的虛偽旗號，在東南亞各國社會上進行侵略前的煽動和情報活動，1941 年三月美國羅斯福總統表示要援助中國，後來允許美軍航空退役軍人志願來華參與抗日，美援物質也經法屬印度支那（現越南）和緬甸運到中國。

日軍野心蓬勃，開始計畫南進，7 月侵佔法屬印度支那的南部，切斷中國經印度支那的通道，八月美國對運到日本戰爭物資開始禁止，並警告日本不得侵略泰國，之後中、美、英三國商討保衛緬甸這條唯一互相交通的要道。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日軍為了應付新的形勢，自然準備向英、美、荷蘭等國開戰，首先在石油豐富的荷屬印尼虎視眈眈，引起荷蘭對日宣戰，幾天後日本在日出之前偷襲珍珠港，幾小時後東南亞曙光時刻，日軍進攻香港、馬來亞、菲律賓等英、美殖民地，

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中華民國聯合英、美、荷等國正式向日本軍閥宣戰。

日本軍事歷史專家伊藤正德(Ito M, 1889-1962)，在《帝國陸軍之最後》書中，“緬甸征服戰”一章，開宗明義就指出日本攻打緬甸，是要斷絕中國對外的交通路線，當然中國當時也看出日軍要孤立中國的意圖。不過從戰略觀點看來，日本軍閥要搶奪仁安羌的石油資源，也必然是原因之一。

鑒於中、美、英三國要共同防禦緬甸，1941年12月1日中國把第6軍的49和93師開到雲南和緬甸邊境，但是英國緬甸總指揮胡屯(T.J. Hutton)不讓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

同年12月八日拂曉時刻，日軍入侵香港、馬來亞、菲律賓等英、美殖民地，英、美根本沒有準備，所以這些地方很快就向日軍投降了。12月16日中國第五、六兩軍開始進入緬甸。泰國沒有抵抗就接受日本軍隊入境，所以日軍以泰國為軍事基地，在1942年1月，日軍33及55兩個師團從泰國攻打英國屬地緬甸。以多數是印度人的英印軍第17師，因沒有作戰訓練和準備，同時指揮不當，早早炸掉了斯當喬(Sittang Bridge)，把大部分17師的官兵困在對岸。官兵們覺得將帥遺棄他們，鬥志全無，丟了武器跳到斯當江游水逃生，死傷無法統計，全師等於瓦解。在仰光等各地大部分是緬甸士兵的英緬第一師，是一個維持自安的員警部隊，沒有受過戰鬥訓練。當時英國在歐洲面臨德國和義大利的威脅，從英國及非洲調動了少數部隊，包括坦克和炮兵到緬甸，但是這些機械部隊根本無法對付能越山渡河的日軍步兵。中國遠征軍第五、六兩軍也因為指揮不當，抵擋不住日軍進攻。

緬甸情勢危急，中國又倉促組成66軍增援，匆忙開到緬甸，但是許多將帥指揮不當，沒有挽回艱險的局勢。英國邱吉爾得到緬甸情報，把亞歷山大(H. Alexander)調到緬甸取代胡屯，亞歷山大在法國登科克(Dunkirk)成功撤退而出名的，派遣他到緬甸，目的可想而知。三月到了仰光，深怕被日軍包圍，立刻決定從仰光匆忙撤退，日軍進入這個大港口，沒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且在英國留下的倉庫中，得到大批武器和美酒。可是當時中國遠征軍的將帥那裏知道英國已經打算放棄緬甸呢？

英緬軍第一師從仰光等各地向西北撤退，打算退到印度，日軍33師團繼續追擊，局勢已經非常危急，而且這個時候，日軍18師團也從中國開到了緬甸了。日軍分三路從緬甸向北推進，中國遠征軍負責擋住日軍東面（左側）和中間兩支進攻部隊，英軍抵擋日軍西面進攻。但是亞歷山大知道英軍無能為力，要求中國調動一個師到西面伊洛瓦底江一帶援助英軍。也許因為緬甸危急，孫立人和齊學啟將

軍才有機會把緝私總隊的一半士兵（三個團）組成新卅八師，遠征緬甸。四月初孫和齊兩將軍才帶領新 38 師(包含 112、113、114 三團，隸屬 66 軍)進入緬甸。

因為緬甸情況緊急，英國急忙把斯琳姆將軍(W. Slim)從伊拉克的巴格達(Baghdad)調到印度。他到了印度，才知道下一步是到緬甸，但是不知道任務是什麼。這時從仰光等各地方撤退的英緬軍第一師，快到仁安羌附近，斯琳姆和亞歷山大見面後，知道要放棄緬甸，於是 4 月 15 日下令把仁安羌的煉油設備和油田炸毀，以免落在日軍手中。

斯琳姆下令炸毀煉油設備及油田，濃煙升起可以遠遠看到，日軍 33 師團急忙搶救。

日本皇軍第 33 師團的士兵，在緬甸人帶領之下，急忙翻山越嶺包抄英軍，突然看到遠處冒出黑煙，知道油田區被炸，把情報立刻上報給師團長櫻井省三(Shozo Sakurai)，他得到情報後，立刻命令部下搶救油田，於是比英緬第一師先到仁安羌，同時在唯一的公路上設立防線，截斷英緬軍第一師的退路。這樣一來，214 和 215 兩個連隊(日軍連隊相當於一個旅)包圍了英軍，英軍因為匆忙撤退，只顧逃命，沒有考慮路途中的需要，指揮官沒有長遠的眼光，路上缺水斷糧，十分危急，英國司令官亞歷山大要求中國遠征軍派一個師去援助，中國遠征軍司令官羅卓英將軍，命令副師長齊學啟將軍帶領新卅八師 112 和 113 團前往援助，並命令 113 團就近負責解圍。孫立人知道後，十分害怕司令在敷衍英軍，打算犧牲兩個（非正規軍）的團，立刻打電話給羅司令請求前往親自指揮督戰，羅卓英不准，孫將軍親自到羅的指揮部請求，羅的副官說：“司令官睡覺了。”並勸孫將軍服從命令，不要前往。孫將軍告訴副官說：“我擔負抗命的責任，但是必須前往親自指揮，請你告訴司令官。”他到了前線聯繫英軍第一軍軍長史琳姆將軍，協調英軍和中國軍隊的部署，在現場擔任行動總指揮，並指派劉放吾 113 團為攻擊團，112 團為側翼保護團，支援作戰。

後來 113 團，以 1121 人的兵力，打敗日本皇軍第 33 師團的 214 和 215 兩個連隊，估計有七千多人的大軍，有 204 位官兵戰死沙場，318 人受傷，救援出被圍困的英緬軍第一師，以及老百姓和新聞記者等，估計也有七千多人。當時的媒體以及後來的歷史學者，把這個以寡敵眾而成功解救友軍的戰役，稱為仁安羌大捷。

當然，仁安羌大捷的故事很多，戰爭的策劃、戰鬥的經過、戰鬥的慘烈、都值得我們考究。每一位參加大捷的官兵，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就中國遠征軍來說，也有一千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們來自一千多個家庭，共有兩千多的父母，兄弟姐妹就無法計算了。

史琳姆在《轉敗為勝》書中說，看到中國遠征軍就命令劉放吾團長去攻擊，劉團長堅持要等師長到以後才可以攻擊。他的優越感在書中常常表露在字裏行間，但是他見到孫立人時立刻覺得這個將軍氣度不凡，兩人對話之後，就開始對中國遠征軍的救援有了信心。史迪威知道英軍得到救援，歎息英國沒有這樣的人才。反攻緬甸時，只能和這樣一位“不完全聽他話的”中國將領合作。近年來很多人關注仁安羌大捷，因為目的、存心各異，所以言論相距千里。今天人人都有說話的自由，縱觀中國印緬遠征軍的歷史，我覺得因為孫將軍親自指揮，仁安羌戰役才會成為大捷，因為他後來在國際戰場的表現和功績，讓仁安羌大捷更顯得輝煌，不是因為仁安羌大捷，他才得到重視和出名。英皇喬治六世頒發兩個勳銜，難道就是因為仁安羌大捷嗎？

仁安羌大捷的意義何在？仁安羌大捷前兵力分佈如何？在緬甸的日軍和英軍是哪些？歷史背景如何？也就是說什麼是仁安羌大捷？這篇文章不是要解答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去探討。

[怎麼樣看當時的報導]

報紙和媒體的報導是新聞，那是歷史的一部分，那些報導和後人寫的歷史不同，我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是我花費幾年的時間去瞭解仁安羌大捷前後的背景，和參與緬甸抗日戰爭的腳色如亞歷山大、史琳姆、史迪威、蔣介石、杜聿明、廖耀湘、等等，同時我有幸能夠如父子般地接近孫立人將軍，還因此見到很多他在求學時的同學朋友。因此我給大家講仁安羌大捷的故事，內容與那些報導有些出入。但是他們從實報導，就他們所知所想報導，也因為他們的報導，給我們民族留下珍貴的歷史資料，我佩服和敬重他們。

對過去的報導加以考證是求真求實，但是我們對過去報導的人應該用什麼態度呢？如果他們盡其所能所知而報導，不也值得我們尊敬乎？

[和讀者探討日軍和英軍人數]

有些讀者來函詢問日軍和英軍人數，要我表示意見，以下是我的淺見：

民間研究者戈叔亞訪問到留在緬甸的一個老兵說，孫將軍捉到一個日本兵，得到情報，所以知道當時日軍只有一個連隊，因而沉著應戰，當時這位老兵的說話的態度，我覺得這個說法未必可靠，因為當時戰事極為迫切，孫將軍馬不停蹄地收集敵人陣地的情報，計畫如何作戰，還沒有機會捉到日本兵，況且日軍當時到緬甸的有 33 和 55 軍，33 軍進入仰光後，追著英軍北上，趕緊要佔領油田，起碼有兩個連隊，才能成為一個軍，遠征軍們也一再指出，當時 33 師團只有 214 和 215 兩個連隊，213 連隊仍然留在中國繼續侵略。所以我覺得當時中國方面的報導是確實的。

很多人認為官方的記錄和報告是可靠的，在美洲反而認為官方紀錄最不可靠。有些長官只喜歡聽到好消息，部下不敢報告真實情況，所以電文和官方紀錄都受到個人愛好和偏見影響。很多歷史學者特別提出要抱著這種觀點去解讀蔣介石的日記，這個在日本士官學校讀過書的蔣介石都如此，日本陸軍的記錄和報告，問題自然更大。我們都知道，直到今天日本政府都不敢、也不願把侵略中國、韓國等的真相告訴日本國民，可想而知。

仁安羌大捷救了從仰光撤退的英緬軍第一師，這個師大部分是英國軍官，帶領印度士官和印度、緬甸的士兵，他們沒有受過戰鬥訓練，也沒有作戰準備，只是維持地方秩序保安（員警）部隊，他們的師長和上級，完全沒有戰鬥意志，也沒有指揮戰鬥的經驗。他們老說沒有水喝，試問帶兵打仗，不考慮飲水、糧食、武器和彈藥的供應，不是笑話嗎？這種情形，英國本身臨時調到緬甸的一位軍官 Fitzpatrick 書中（見[參考文獻]）說的很明顯，他們在前線，沒有子彈，沒有糧食，指揮官根本不是在指揮。

那時從英國和非洲調來一些部隊，人數不多，他們就是炮兵和坦克，是比較有戰鬥力的隊伍，他們都感謝中國軍隊救了他們。從各方面的文獻，現在我瞭解英緬軍第一師，從仰光撤退的情形看來，英國軍隊中的印度人（其中有許多種族）和緬甸人，加上從仰光撤退的英國和印度的殖民地官員，和他們的家屬和行政人員，我覺得 7000 人可能是低估的數目。請留意，那時大英帝國是日不落的，殖民地的人民，也算是英國人，只是他們沒有真正英國人的權利而已。

[參考文獻]

仁安羌大捷的報導，請參閱下列書籍

伊藤正德(Ito Masanori 1889-1962)；蔡茂豐譯，《緬甸征服戰》，載《日軍東南亞戰役》（《帝國陸軍の最後》）（昆明：昆明軍區司令部，1980 年），頁 138 - 174

孫克剛，何鐵華 (1944)：《緬甸蕩寇志》；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

陶韜、葛化合著(1944)：《緬北紀行》，九龍自由出版社

戴廣德 (1945)：《我們怎樣打進緬甸，隨孫立人將軍遠征紀實》，貴陽中央日報叢書

羅曼 ((1979)：《藍鷹兵團》；星光出版社

方寧 (1987)：《孫立人將軍與緬戰》，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許遯 (1989)：《百戰軍魂—孫立人將軍》，懋聯文化基金

揭鈞 (1991)：《小兵之父 - 孫立人將軍側記》；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徐康明(1995)：《中國遠征軍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ISBN 7-80021-861-9

蔣元 (1998)：《鷹揚異域紀實》自己出版

薛慶煜 (2000)：《孫立人將軍傳》，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蔡仁照(2001): 中國官兵異邦救援英軍 ,490-504 頁, 《中國抗日時期的戰爭》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ISBN7-5033-135-1/1 • 1172

楊一立 (2002): 仁安羌大捷一甲子 ——老兵到追思 (為中華民國駐印軍印緬抗日戰友協會舉行追思紀念大會而作; 相會時當面提交的文章)

胡德華 (第三營副營長): 孫立人練兵與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實(私自提供的文章)

Fitzpatrick, G. 《No Mandalay, No Maymyo》ISBN-10: 1857765206 New Edition: Fitzpatrick Publishing (June 2012) ISBN-10: 0957278306;

Slim, W. (1956): 《Defeat into Victory》Cassell, UK

Tuchman, B.W. (1970) 11. A Hell of a Retreat, pp.256-300, i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The MacMillan Co. N.Y.N.Y.

Belden, Jack (1942): How British in Burma Escaped a Jap Trap; LIFE Magazine, Vol. 12, No. 20, May 18.

<http://cbi-theater-1.home.comcast.net/~cbi-theater-1/life051842/life051842.html>

Belden, Jack, (1944) XV. Chung Kuo Wan Wanb Sui!, 《Retreat With Stilwell》Blue Ribbon Books (Guelph McLaughlin Book Stacks D 767.6.B45)

Dorn, Frank (1971): Burma, March and April, 1942, p.86 i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Stilwell was delighted with General Sun's bold action. "By God," he said with pride, "there's a guy with plenty of guts who's not afraid to fight. A real soldier. I wish we had more like him. And IO hope our British friends remember what he did for them."

仁安羌大捷与中华民族尊嚴

揭鈞（民族尊嚴系列文章／1）

尊嚴(Dignity)是我們精神生活的感受。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那一個比較重要？

我們生來就有平等、自由、獨立和自主的權利嗎？侵犯了我們任何權利，不就是損害了我們的尊嚴嗎？尊嚴、空氣、糧食和飲水，哪一樣最重要還是都重要呢？

“不自由毋寧死！”你知道帕崔克·亨利(Patrick Henry)1775年這句話，掀起了美國維吉尼亞青年從軍的熱潮嗎？因為他說出了人類的心聲。亨利所謂的“自由”不就是“尊嚴”嗎？“沒有尊嚴不如死”，尊嚴不是比空氣、糧食、和飲水更重要嗎？

在任何場合下，你和我相互的態度和感受是個人的尊嚴，在國際場合下我們的舉動，和別人對我們群體的態度，就是民族尊嚴，中華民族的尊嚴，就是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教育不但是知識和技術的傳授，更是態度 (attitude) 的培養，教育當然包括家庭、學校、和社會等教育。在我探討教學的時候，有人說培養學生優良的態度，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一個人的未來，注定在他的個性和態度，兩者都有天生和環境的因素。一個人的生理狀況有些決定于先天，也有些決定于後天的食物和生活習慣。一個人的個性和態度，也有先天和後天的因素。換句話說，一個人的前途，雖然與命運有關，但是與態度的培養也有關係，這就是後天的因素。

今年(2014)是甲午年，從甲午戰爭到現在是兩個甲子（120年），年輕人也許連甲午戰爭這個名詞都沒有聽過，我們幸運健在的老人，都覺得我們父母那一代是最受苦難的中國人，因為甲午戰爭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一落

千丈，推廣一點來說，那些出生在甲午戰爭前後三十(1864-1924)年內的中國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當然物資上也不例外。

孫立人、齊學齊和他們清華很多同班同學們，都是甲午戰爭後幾年出生的。晚些1924年出生的壯丁們，正適合參加抗日戰爭，很多人志願從軍，走進孫立人組建的軍營，後來到印緬抗日遠征，對他們來說，受訓、作戰都是艱苦和危險的，他們不辭辛苦、冒險去打仗，不是為捍衛民族尊嚴而戰嗎？

香港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將於2014年五月九、十兩天，舉辦“中華民族的尊嚴研討會”。中華民族的尊嚴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華僑常把自己當作唐人，因為大家認為唐朝時中國人享有尊嚴。當然中國興盛的王朝很多，華人曾經是很有尊嚴的民族。但是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受盡欺凌。

回顧歷史，西方文化侵入亞洲以來，對日本的打擊引起所謂“明治維新”，兩次鴉片戰爭讓中國人略為覺醒，但是因為不久後的甲午戰爭慘敗，中華民族尊嚴從此一落千丈，雖然有康有為的戊戌變法，但是繼而來的是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日本利用日俄戰爭奪去我們的東北，1914年日本向德國宣戰，侵占我國的山東，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成立滿洲國、進軍熱河，中國挨打沒有還手，沒有翻身的機會，但是日軍的欺負，讓中華民族全體忍無可忍，到1937年，雖然中日沒有宣戰，但是中華民族全體動員，對抗日軍全面的侵略，我們上兩代的中國人，打了神聖的抗日戰爭，我們老人們記憶猶新。

日本軍閥估計，以中國薄弱的戰鬥力量，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沒有想到我們在上海的淞滬戰役，就打了三個月。如果當時中國指揮部的情報準確，留意到日軍的調動，靈活機動地應戰，在杭州灣附近埋伏，等候登陸的日軍，我們可以把他們全體消滅，南京的居民就不會被日軍大事屠殺了。稅警總團支隊長兼第四團

團長孫立人將軍，就是在這場淞滬戰役中受了重傷，後來送到香港養和醫院醫治，但是他傷勢還沒有痊癒，就開始重整稅警團，訓練一支勇敢善戰的軍隊，然後參加抗日。

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期間，不但認為中國人沒有尊嚴，甚至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上海到手之後，在南京大舉屠殺，之後強暴婦女、隨意搶奪、和任意燒殺，是日軍留給我們的記憶，到後來還拿中國人，活生生的割切，甚至把化學和生物毒品注入傷口或體內，拿活的中國人做實驗。他們留給我們心中的傷痕，陪伴我們一輩子。

民族尊嚴的鬥士

回顧孫立人和齊學啟成長的時候，經歷過孫中山倡導革命、五四運動、武昌起義、廣州起義、孫中山成立軍政府、共產黨成立等。但是他們1923年離開了中國，到美國留學。留學期間，他們在美國深受歧視，因為他們來自中國。他們深深感到自己要爭氣，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要盡力恢復中華民族的尊嚴。

他們求學期間，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並未安定統一，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正在混亂的時期，他們到美國留學去了，兩年後孫中山過世，中國人還沒有脫離帝王思想，互相爭霸，政治權力和軍事鬥爭頻繁，這些青年學子學成後回到中國，只知道要強兵救國，讓外國人不再欺負中國人，挽回中華民族的尊嚴，於是走進孫中山為首成立的中華民國軍營。孫立人一向認為軍隊是國家的，但是很多人常常說他們是國民黨的軍隊，這不是太不公平嗎？

孫立人、齊學啟等前後到美國留學看到的是一個統一、美好的國家，人民有自由，

科學發達，政治民主化，黨派之爭是動嘴的，為社會問題爭辯，去贏得民眾支持，那是美國歷史的黃金年代，國力強盛。他們回國後，當然希望把中華民國建設為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有些人出自愛心，惋惜孫立人讀的線裝書太少，意思是說他沒有學會勾心鬥角，玩弄政治。其實當時留美學軍事歸國的中國人很少，也許他們多少有點美國人的天真想法，希望幫助中國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所以本着愛國熱情，把全部精力放在“強兵救國”的事業上。自美國留學歸來的學人，包括宋家兄弟姐妹（宋子文、宋慶齡、蔭齡和美齡），沒有成群結黨。只是他們見面時，難免說幾句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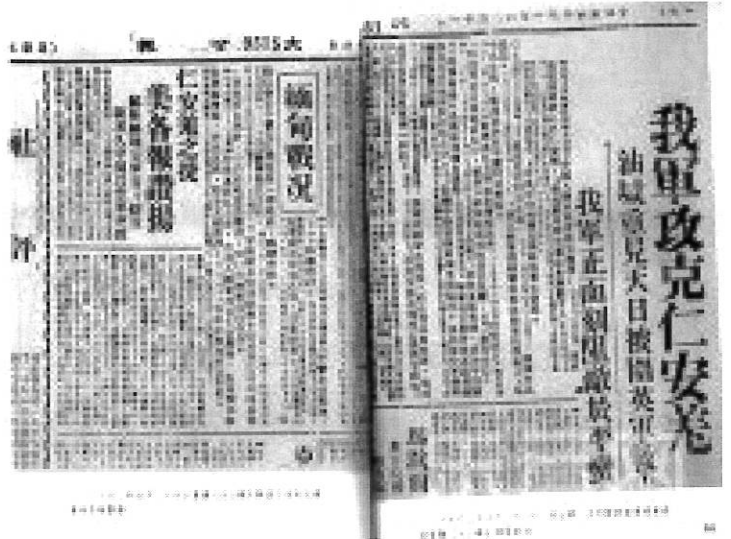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強大，所以很多中國人就近，跑到東洋（日本）留學，齊學啟的父親齊樸農就是回國的日本留學生。自1900年開始，就有中國人到日本學習軍事，網上可以看到部分的名單 [1, 2]。孫中山也以日本作為革命的根據地。大家熟識的孫傳芳、何應欽、閻錫山、蔣百里等，就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日本語士官相當中國預備軍官）。

因為留日的人比較多，而且年紀比較大，很多人佔領了領導地位，所以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很多是學日本的。有意無意地，留美學人不但不吃香、靠邊站，有些甚至遭受權力者的陰謀陷害。為民族尊嚴的鬥士，反而遭受沒有尊嚴的待遇。

仁安羌大捷與中華民族的尊嚴

1942年(民國31年)四月21日大公報的新聞

孫立人將軍指揮劉方吾團長帶領的113團，以1121人的兵力，打敗日本皇軍第33師團的214和215兩個連隊，估計有七千多人的大軍，有204位官兵戰死沙場，318人受傷，救援出被圍困的英緬軍第一師，以及老百姓和新聞記者等，估計也有七千多人。當時的媒體以及後來的歷史學者，把這個以寡敵眾而成功解救友軍的戰，稱為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留給新38師全体官兵印象最深的，是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舉起大拇指稱讚他們“頂好！”被救的人群，高呼“中國萬歲！”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的尊嚴開始下落，中國兵受到英國軍官敬禮，真是人心大快。不久之後孫將軍接受英皇喬治六世的“帝國司令(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勳章時說：“我代表新卅八師全體，尤其是113團的官兵，接受這份榮譽。”，消息傳出，你能想象當時中國人的感受嗎？我想當時中國人會覺得“您替我們中國人接受這份榮譽。”作家冰心替大家寫道：“孫立人令我們高興，他讓我們覺得驕傲！”寫到這裡，也許因為我的標題，我想你會同意，他為中國人接受這份民族的尊嚴。

這是孫立人帶著 CBE 勳章

唯一的照片和CBE 勳章



孫立人領導之下，齊學啟、張琦等兩百多人以生命，還有三百多人以鮮血來爭取中國人的尊嚴。仁安羌大捷像一朵花，他的意義已經在許多著作中敘述[3，4，5，6]，我覺得這朵花是結了果子的。

有尊嚴的中國人

孫立人的軍事才華，被宋子文、孔祥熙等賞識，支持他成立緝私總隊（由稅警團改名），積極建軍，但是這些留美人士，雖然掌握財政和行政權力，但是在當時中華民國的政府中，不但是少數，而且蔣介石處處防範他們的壯大，於是派特務系統的軍統頭子戴笠等暗中監視，所以緝私總隊（稅警團）兵強馬壯的時候，要把官兵搶走，架空孫立人等。在這種自私的政治環境中，真正人才永無出頭的時候。

因為孫將軍愛護他的部下，不願意官兵們被沒有能力的官僚送到前方當炮灰，到重慶週旋，後來是比蔣介石小三歲的何應欽幫忙，孫立人才把緝私總隊一半官兵，組成新38師到緬甸遠征。

埋沒在中國政壇的孫立人，因為對自己和對他的戰士有信心，見到新到緬甸的史琳姆(W. Slim)軍長時，不卑不亢(自尊)，立刻得到這位英國將領的賞識，也得到他們的信心，把英國的坦克和炮兵給孫將軍指揮 [7、8]。英軍雖然沒有戰鬥力量，英國將領雖然不懂指揮，但是孫將軍考慮到他們的尊嚴，沒有表示任何輕侮的姿態，所以結為好友。

仁安羌大捷是中國遠征軍直接開到緬甸時，唯一的一朵鮮花，這朵鮮花吸引了英、美兩國將領的注意力，提高了中國軍人的尊嚴，孫立人在無可救藥的戰況下，

把新38師完整地帶到印度，軍容完整，士氣高昂，精神飽滿，令人敬佩，充分表現了民族尊嚴，為駐印度和緬甸遠征軍打下良好的基礎，英、美人士佩服，鼎力支持新38師，無論武器彈藥還是裝備，都源源送到他們的軍營中。後來22師也從森林中摸索到了印度列多，參與新38師一齊整訓，合起來成為中國遠征軍新編第一軍，軍長人選是蔣介石和史迪威共同的決定，鄭洞國擔任軍長，孫立人是副軍長，兼新38師師長，但是史迪威只和副軍長討論軍機，一般官兵都以為孫將軍是軍長。

英、美兩國想法不同。緬甸南部是經濟和政治重要區域，英國要自己的軍隊去收復，於是史琳梅指揮英軍第14軍，從印度、緬甸邊界的山區，打進緬甸的心臟地帶，緬甸北部人口稀少，大部分是高山和森林，英國將領認為不可能作戰，於是讓中國遠征軍去反攻。史迪威和美國方面，希望建築一條印度-緬甸-雲南公路，同時裝置一條油管，讓戰爭資源可以從陸路進入中國。孫立人也認為這個計劃，有利於全中國的抗日戰爭，所以他不畏艱難，與史迪威合作。

經過半年的整修，1942年底，新38師就開到接近緬甸的列多，開始準備反攻，配合新一軍直屬工兵團，進行準備修建印度到緬甸的公路，後來美國工兵隊伍到來，並運來大量築路機器，一面攻打日軍，一面向前推進修路。後來美國麥歷爾（Frank Merrill）將軍指揮麥支隊(Marauders)也到達緬甸，中美合作把占領的緬甸北部的日軍18師團幾乎全軍消滅，收復緬甸北部，打通並完成印度-緬甸-雲南公路。

新38師從1942年底開始準備反攻緬北，到1943年中，整個新一軍投入反攻戰爭，腳踏3500公里的征途，大小戰役700餘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穿越茂林、跨越高山、強度激流，不顧日曬雨淋，歷盡千艱萬險。兩年半後，消滅日軍官兵74,000人。（這些是在戰鬥中消滅的確實數目[3]）新一軍也犧牲一萬多人，孫將軍在廣

州白雲山坡，由戰士們樂捐為國家建築了「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紀念他們，可惜廣州遠征軍公墓而今安在？。你算算看，日軍死亡的人數是印緬遠征軍犧牲人數的多少倍？

1945年1月15日，新一軍攻克南坎，並繼續前進，於1月27日在雲南畹町附近的芒友與雲南西進的中國遠征軍會師。1月28日中印公路通車典禮在畹町城舉行。美援軍用物質，一車一車從印度經過印度-緬甸-雲南公路，從畹町進入雲南，然後進入昆明，中、美軍人並肩出入，讓廣大群眾感到中國人是有尊嚴的。

探討與檢討

到1945年3月30日，中國駐印、緬遠征軍完成任務，戰勝緬甸全部的日軍，到四月日軍在緬甸的總指揮部，倉惶逃跑，緬甸戰役取得全部勝利。這就是仁安羌大捷這朵花所結的果實。很可惜我們中華民族沒有好好收穫這些果實，讓民族的尊嚴世界化，華僑們還是受到歧視。

2002年，內人姜曉瑜和我到雲南，請民間研究者戈叔亞帶路，還有《人文地理雜誌》編輯孫敏等同行。我們本來要追尋新38師昔日出國遠征的路線，可是雲南人給我們上了兩星期的抗日戰爭史。原來日軍包抄中國遠征軍後路，從畹町浩浩蕩蕩進入雲南，指向昆明，還好中國軍隊早早把惠通橋炸掉，怒江天險擋住日軍，否則後果不可設想。如果日軍通過惠通橋，攻佔昆明，那麼重慶保得住嗎？



左：抗日戰爭時，一位青年士兵在烈日下守著惠通橋（1943年）

右：揭鉤在炸毀的惠通橋頭，想到那些守橋的士兵們（2002年）



雲南是抗日戰爭的前線，日軍以雲南西部松山為大本營，建築堅固工事，雲南的遠征軍在此犧牲很重，才把日軍在山頂的大本營炸掉。另外還有龍陵、騰冲等大小鄉鎮，中國軍隊犧牲了多少寶貴生命去爭奪回來。中國犧牲的青年，是日軍死亡人數的六、七倍。如果沒有印緬遠征軍在北緬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那些日軍不會入侵雲南直搗四川嗎？中華民族的尊嚴能不掃地嗎？。

看到日軍侵入雲南時留下的許多戰鬥斑痕，好多雲南人還記得日軍轟炸和殘暴的情景，但是那時的雲南人，只知道駐在雲南的遠征軍，抗日時慘重的犧牲，很多地方紀念戴安瀾將軍，很少人知道駐印緬遠征軍的輝煌戰績（注解：在雲南的軍隊雖然沒有出國，也通統叫中國遠征軍，在美國人的戰略部署看來，中國遠征軍是史迪威的軍隊，印緬遠征軍是史迪威的X一部隊（X force）雲南的遠征軍是史迪威的Y一部隊（Y force）。

攻克瓦魯班後，孫立人將軍陪同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勳爵視察胡康河谷前線。

[3]

很多人看到這張照片替孫立人感到光榮，我看到覺得可惜。讓我們看看他們兩個人



吧：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與孫立人同出生於1900年，從軍事能力來說，孫將軍並不遜色于他，但是因為有好听的頭銜，蒙巴頓的名字在國際上響當當。鄭洞國、杜聿明等遠征軍高級將領比孫立人還小幾歲，如果孫立人有較高的頭銜

和代表權，你覺得我們的印緬遠征軍，在國際戰場中會得到更尊嚴的待遇嗎？蒙巴頓在說什麼，讓孫立人滿面笑容？

【參考文獻】

- [1] 雷博寧， 中國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名單及學生簡歷
(http://article.netor.com/article/memtext_42382.html)
- [2] 一思一緒的飄沉 中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名單（1到22期）
<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24870095.html>
- [3] 薛慶煜，《孫立人將軍傳》，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
- [4] 丁滌勳、王伯惠等：《二戰名將孫立人》 時代文獻出版社（2010）
- [5] 沈克勤 《孫立人傳》，台灣學生書局，（1998）
- [6] 揭鈞 (1991): 《小兵之父 - 孫立人將軍側記》；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7] Slim, W. (1956): 《Defeat into Victory》 Cassell, UK
- [8] 什麼是仁安羌大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e47848bb0101dste.html

民族尊嚴與戰爭的勝敗有關嗎？

劉偉華、揭鈞（民族尊嚴系列文章／2）

說到甲午戰爭，我們和大家一樣天真，認為滿清時代北洋艦隊因為裝備太差，所以被日本海軍打敗。近來略為深入研讀，才恍然大悟，甲午戰爭大有究竟，值得我們深思熟慮。縱觀近代一百多年的中日戰史，八年抗戰又何嘗不是甲午戰爭的延續呢？

從另一個角度看，朝鮮事件、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八年抗日戰爭、仁安羌大捷、中國遠征軍反攻緬甸、第二次世界大戰、釣魚島問題、安倍要修改日本憲法，不都是日本軍國主義引起的一連串戰爭嗎？

南京政治學院研究員余遠來的一系列的文獻：「甲午戰爭文化沉思錄」，從甲午戰爭吸取失敗的教訓。雖然時隔120年，但是歷史學界不少人費了很多精力和時間去研究，寫了許多著作告訴我們當時滿清和日本雙方實際的兵力、船隻、和作戰情形 [文獻 1、2、3、4、5]。

維基百科甲午戰爭的數字顯示大清兵力有63萬，日軍只有24萬；日軍只死了1,132人，中國軍隊犧牲多於十倍（11,864人），無論這些數字準確與否，提起甲午戰爭我們感到沉痛，戰爭的失敗摧毀中華民族的尊嚴，它給中華民族留下120年的悲慘歷史，我們能不發憤圖強嗎？

因為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大敗滿清，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主張開始學習西方，1861清政府成立洋務局，1874年琉球船難者遭台灣原住民殺害，日軍攻打台灣，次年日本軍艦在朝鮮肇事，李鴻章開始籌辦北洋水師，向英國和德國購買軍艦，1881年開闢旅順和威海衛兩個港口為海軍基地。也許因為日本間諜的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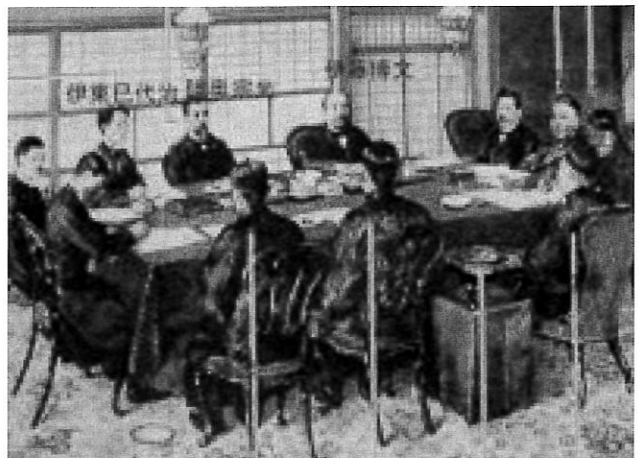
撥，朝鮮政府親日派大鬧親滿清的政府，滿清和日本派軍艦干涉。民間研究者薩蘇參閱日本檔案後寫了「1882年，北洋水師有機會全殲日海軍」。他認為北洋水師沒有把握機會，趁大部分日本水兵在生病的時候，把日本的海軍全部消滅，非常可惜。後八年中，朝鮮內部繼續爭鬥，中日軍事干涉，導致甲午戰爭，滿清大敗，中華民族尊嚴掃地，遺害到今天。

戚其章費時八年寫了《甲午戰爭史》[4]，百度百科把中日甲午戰爭分為幾個階段，本文簡單勾畫一個提綱：

- 第一階段：1894年7—9月，平壤陸戰開始，經過近兩個月，日軍在平壤大敗清朝陸軍，占領朝鮮。三天後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攻擊北洋水師，進而控制了黃海海域，史稱黃海海戰，北洋水師和聯合戰隊都損傷慘重。
- 第二階段：1894年9-11月鴨綠江江防之戰及同時發生的金旅之戰。在海軍支持下，日本第一軍3,000人聯合攻擊鴨綠江北的清軍，第二軍25,000人從沒有防守的旅順後路登陸，進逼旅順，四天中屠殺居民兩萬余。
- 第三階段：1895年1月，日軍第二軍25,000人和聯合艦隊攻擊北洋水師基地威海衛，一個月后基地陷落，摧毀殘餘北洋水師，北洋水師提督和三名總兵自殺，部分清軍官員投降。第一軍繼續在鴨綠江一帶進攻，占地多處，以致清兵全線潰退。

清兵大敗後，清政府宮廷當政的慈禧太后主張求和，以保皇宮的苟安，結果在日本馬關（今日本本州下關）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中華民族的尊嚴一落千丈。

滿清和日本代表簽訂馬關條約



滿清朝廷簽訂《馬關條約》只是獲得暫時的苟安，後來因為俄羅斯帝國聯合德、法兩國干涉，強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日本面對三個強國，一方面不得已把遼東半島交還，但另一方面強迫清政府用三千萬兩白銀把遼東半島贖回，倒霉的還是中國人。十年後日本挑戰俄國，又搶回遼東半島，進而占領整個東北，後來一步步要並吞全中國，甚至大東亞，1942年和德國及意大利聯合，要征服全世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非常複雜，北洋水師失敗的原因很多，誰是誰非都過了120年。

仁安羌大捷是中華民族自甲午戰爭以來，第一次遠征國外，和日軍交戰，以寡敵眾，救援英軍得勝的戰役。

這兩個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尊嚴影響非常之大。兩個戰爭給了我們什麼歷史教訓呢？

民族尊嚴與戰爭的勝敗有關嗎？

孫子兵法一開頭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用現代的話來說，國防和戰爭是國家民族最重要的大事，它關係到人民的死活、國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存在和尊嚴，能不重視嗎？

國家大事，甚至世界大事，操縱在少數人手里。我們芸芸眾生，是不是毫無辦法呢？自古以來中國人崇拜和依賴朝廷，帝王決定一切，甲午戰爭期間，慈禧太后當政，她急切修建頤和園，清廷腐敗，大臣黑暗，是否真的挪用海軍軍費，雖然沒有確實證據，但是國難當頭，達官貴人貪求享受，還談得上重視國防嗎？

孫立人常常告訴我們，他小時在青島海濱受到德國孩子的欺負，所以立志為中華民族強兵救國，這種志向與孫子兵法吻合。一個少年，感受了民族沒有尊嚴，強

忍著而且牢記在心，開始發憤圖強，好好學習、鍛煉身心、追求軍事科學知識，潛心研究戰爭藝術，學成后回國教育青年，大家共同鍛煉體魄，研討戰鬥技術，後來一起赴緬甸遠征，長達四年，戰績累累，他們不是為我們的尊嚴而流血流汗嗎？齊學啟被日軍俘虜，在仰光監獄受盡苦難，威脅利誘也不投降，不屈不撓，他個人的尊嚴贏得美國和英國戰俘的敬仰，不也是民族的尊嚴嗎？

孫立人、齊學啟等要強兵救國，他們不但研究孫子兵法，還千方百計到美國學習軍事科學和藝術，他們帶領的中國印緬遠征軍，百戰百勝、攻無不克，完成遠征軍的任務，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北洋水師有很大的規模，軍艦也很多，陳悅在《北洋海軍艦船志》詳細說明各軍艦的情形[5]，但是整個水師艦隊，在甲午戰爭中覆沒。中國印緬遠征軍和北洋水師（艦隊）的歷史和精神，不是我們寶貴的教訓嗎？

北洋水師為什麼戰敗？

海戰的勝敗是甲午戰爭的重要關鍵，大家非常關心北洋水師的歷史。百度百科網站北洋水師一文說得很詳盡，包括水師的創建過程、管制等級、戰艦祥表、軍規制度、主要戰鬥和覆滅原因。北洋大臣李鴻章費時13年創建水師（1875-1888）。當時堪稱世界第六，亞洲第一海軍艦隊。

1888年后，經費大幅減少，那時正是海軍技術突飛猛進的時候。六年後到甲午（1894），很多戰艦已經落伍。九月十七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攻擊北洋水師，因猝不及防，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慘敗。後來日本海陸軍夾攻水師基地威海衛，摧毀北洋水師剩餘戰艦，北洋水師全軍覆滅。

晚清的軍人習氣腐敗落后，水師官兵也一樣，清軍訓練明顯落后，戰術不佳，彈

藥不足，甚至在戰鬥中，有些管帶（艦長）還臨陣脫逃。而且艦隊中還有幫派之爭，不能整體同心合力。

北洋水師沒有明確的戰略進攻日本的聯合艦隊，只是應付挨打，而不主動進攻。關於戰略，我們向台灣海軍退役將軍方建中請教，他提出下面幾點評論：

- 中華民族自古偏重陸權，海權旁落，北洋水師缺乏警覺、紀律不佳、訓練不足、戰術隊形散漫以及官兵畏戰。北洋水師沒有幾個懂得海戰，就連總指揮都非科班，沒有一套完整戰術思想，先天就不足。日本早存侵華野心，長久針對性的建軍備戰，有一套海軍戰略戰術思想。
- 戰略戰術決定海戰的勝負。海戰時北洋水師不用一般的單縱隊側舷交戰，行進中變陣失敗，走出了一個散漫的單橫隊，中間突出，兩翼后掠，陣線渙散，弱艦缺乏保護，且又規定各艦始終要以艦首對敵，隨旗艦運動，戰場機動的原則被限制得十分死板。而日本艦隊則按航速分編出第一游擊隊和本隊兩支戰術分隊，從而形成機動戰術對北洋艦隊實施簡捷有效靈活的穿插和分割包圍。日本為對付北洋艦隊“定遠”和“鎮遠”二艦，特地在“松島”、“岩島”、“橋立”三艦上配備了320毫米口徑的大主炮，但由于設計不成熟，每發射一發炮彈需要5分鍾，在實戰中的效果不佳。可惜，北洋艦隊的“定遠”和“鎮遠”二艦的12英寸(305毫米)口徑主炮，雖具有很強的殺傷力但炮彈不足，而以練習彈充數應戰失去戰績。
- “定遠”和“鎮遠”二艦裝甲雖厚，但艦齡較老，航速較慢。日本“吉野”號快速巡洋艦非常機動。

指揮官與戰爭勝負有什麼關係？

方建中將軍已經暗示指揮官(主帥)的重要。一個軍隊的主帥，對部隊的紀律、訓練和士氣負責，作戰時也要機智地使用的戰略和戰術。

對北洋水師的主帥，馬幼垣教授的看法如下 [3]：

- 李鴻章委騎兵出身的親信丁汝昌出主海軍。轉行后的丁汝昌不肯也不能悉心求進(始終不懂英文的他如何能真正入行，且不說主動爭取新知)，唯有依靠昔年真放洋、假留學，以后卻官運亨通的劉步蟾和林泰曾充當其把關二將。這品流的人事條件，配上在無長遠統一方策下湊集出來的艦只，排不出高明的戰陣是可以料到的結果。

- 日方司令伊東佑亨善與歐美各國駐遠東海軍司令交流，兼通曉海軍事務。甲午戰爭前后几年英海軍駐遠東總司令斐利曼特(Edmund Robert Fremantle)是多次撰文得獎的戰術專家，戰爭期間各國駐遠東海軍更推舉他為總領導。他評價伊東在甲午各場海戰的表現為中規中矩，至幾乎無懈可擊的境界，並說若換上歐美諸國司令來處理同樣的場面，也不能期望會有更佳的演出。

- (聯合艦隊) 那像丁汝昌諸人笨頭笨腦地魯莽行事，他(們)懂得用 T 字戰術(隊形)，丁汝昌卻視(橫)長蛇陣為上乘法寶，高低之別十分明顯。美國學者紀榮松，從軍事教育來分析甲午戰爭的指揮官：丁汝昌原是太平天國的將領，向湘軍投誠後被編入李鴻章的淮軍之中，協助淮軍擊敗太平天國有功，深得李鴻章賞識，任命為北洋水師提督(主帥)。他是陸軍出身，沒有受過海軍軍事訓練，亦沒有到外國進修，所以他在海軍指揮的能力有很大疑問 [2]。

民族尊嚴與戰爭的勝敗有關嗎？

中華民國建立以后，日軍仍然不斷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忍無可忍，全體要求之下才開始全面抗日。

孫立人將軍不肯把軍隊交給別人指揮，就是因為看到軍中官僚習氣太重，回想起

來這與甲午戰爭期間相似，我們抗日戰爭效力很低。孫立人、齊學啟等在財政部支持下，盡力而為，練出一支勁旅，到頭來只能帶一半遠征。他們親自指揮，獲得仁安羌大捷，雖然恢復了一些民族尊嚴，但整個戰線崩潰，孤軍只能殿后，無力扭轉大局，中國遠征軍首次入緬慘敗，又何嘗不像甲午戰爭呢？還好因為新38師西撤到印度，後來中、美、英聯軍反攻緬甸，在日本投降之前獲得全部勝利。

遠征緬甸期間，因為印緬遠征軍優異的表現，英、美人士非常尊重中國遠征軍，印緬遠征軍在外國可以昂首闊步，到處受到尊敬，緬甸八莫（市）還有孫立人路和李鴻路。

甲午戰爭和仁安羌大捷的主帥

北洋水師提督（主帥）丁汝昌(1836-1895)生于安徽廬江，家境貧窮，只讀過三年私塾。1854年太平軍攻克廬江，丁汝昌投入太平軍，后來投降李鴻章的湘軍，1862年編入李鴻章統率的淮軍與太平軍作戰，1875年被任北洋水師提督組建海軍。維基百科丁汝昌文中說水師官兵平時將艦艇當貨船用，貪污運費，官兵利用艦隊走私，但是這個說法沒有確實來源，未必可靠。此外還有很多冤枉的謠言和毀謗，加在敗兵之將頭上。我們覺得要從真實的歷史汲取教訓，誠實對待歷史。

仁安羌大捷師長孫立人(1900-1990)出生于安徽廬江，畢業于清華、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和維吉尼亞軍校。他愛護部下，把官兵當學生來教育，練兵是有名的嚴格、紀律嚴明，要求每個官兵都有強健的身體，熟練的戰鬥技術，他要官兵們平時和戰時一樣，隨時可以戰鬥，戰時就像平時，不慌不忙，沉著應戰，當他的士兵感到光榮(有尊嚴)。老兵們常說：「他總保留一部分兵力，必要時增援前線最危急的地方。他愛護我們，我們信任他，愿意替他拼命。」很可惜他作戰時的機智戰略和戰術思想，很少人知道，也很難模仿。

【參考文獻】

- [1] 蘇小東: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經歷” , 載于戚俊杰、郭陽主編《北洋海軍新探訪北洋海軍成軍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 北京中華書局, 2012年), 頁360-371。
- [2] 紀榮松(Jih Rong-song): “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 《淡江史學》, (2005年) 16期, 頁307-328。
- [3] 馬幼垣: 《靖海澄疆——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新詮》 (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
- [4] 戚其章: 《甲午戰爭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 [5] 陳悅, 《北洋海軍艦船志》(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9年)。

中華民族尊嚴的沉思

-從甲午戰爭到仁安羌大捷

劉偉華

一.又逢甲午

中國人曾經以天干地支來紀年，在近代歷史上有幾個紀年是中國人銘記的：甲午、辛丑和辛亥，串連起來就是中國的命運交響曲。今年又逢甲午，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紀念，這件歷史事件對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命運有何影響呢？很值得我們深思。歷史學家認為甲午戰爭失敗後，中國現代民族主義興起，不再是以華夏文化為價值核心，改為以國家民族為主體的觀念，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共同意識，強調集體尊嚴，特別是受到外侮時這個意識特別強烈和明顯(1)。1894年甲午戰爭後，日本擴大侵略的野心，到1937年七七事變這四十年間，不斷吞併中國的領土，侵犯中國的主權。在西方列強心目中，日本是強國，中國是弱國，中國人的尊嚴受到很大的損害。直到1942年中國在緬甸仁安羌將日本打敗，自甲午海戰失敗後第一次在國外打勝仗，重振了中國人的尊嚴。

二.被遺忘的帝國司令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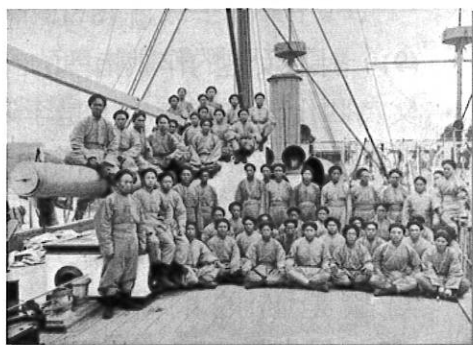
台中向上路孫立人（1900-1990）家裡，沉默的放置著一枚大英帝國的帝國司令勳章。它已沒有閃亮的光澤，畢竟經過四十多年的洗刷，歲月不饒人，昔日的常勝將軍已是耄耋老人。他有时回憶起在印度藍溪(Ramchi)獲英國頒予勳章的情景，彷彿又回到當時的大禮堂裡。1943年元月2日孫立人以軍人立正姿勢，接受印度比哈爾省總督（印度是英國殖民地）代表英皇喬治六世頒授的帝國司令勳章(CBE)，這是他首次獲得國際社會的稱許。孫立人一直認為，這枚勳章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而且是中國人的榮譽，是中華民族重拾尊嚴的標記。由他童年懂事開始，他見到的國家，是軍閥混戰、科技落後、人民生活困苦、受盡外國人欺凌的國度，他立志要為國家的尊嚴和強大而終身奮鬥。英國人頒授這枚勳章給一位中國軍人，是破天荒第一次。自鴉片戰爭起，英國人漸漸知道東方的巨龍只是虛有其表，外強中乾，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人更清楚所謂大清帝國，只不過是可以任其魚肉的落後國家，中國人是次等種族的人。尤其是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人傾盡心血、金錢建立的北洋艦隊（部份戰艦是英國製造），竟然不敵小國日本，更加深英國人對中國人的蔑視(2)。但是，英國人料想不到鴉片戰爭後一百年，大英帝國在緬甸的現代化軍隊，配備大量坦克、裝甲、大炮，人數達7000多人，竟然給日軍兩個聯隊（一個聯



隊大約等於一個團，約有 3000 人）在緬甸中部仁安羌油田包圍，危在旦夕。要不是孫立人和齊學啟（1900-1945，副師長）率領中國軍隊新 38 師的兩個團（只有 2000 多人）趕來，以巧妙的戰術和嚴格訓練的戰鬥技術，將日軍擊潰，英軍將會向日軍投降，想起南京大屠殺日軍的殘暴，他們很可能遭遇可怕和悲慘的命運。Fitzpatrick 是被圍英緬第一師中的一名上尉，他對孫立人和新 38 師官兵冒死拯救了英軍，銘記於心，先後寫了兩本書來記述這段事蹟(3)。今天他已是 94 歲的老人，不惜千里迢迢從英國遠道而來香港，向師長孫立人將軍和副師長齊學啟將軍的後人當面道謝。當時被救出重圍的除了英軍外，還有一些平民、記者、傳教士等。Jack Belden(1910-1989)是美國的著名記者，在中國生活時學會了說中國話，他後來在美國「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上發表文章，回憶當時自己死裡逃生後雀躍得高呼「中國萬萬歲」。這是中國軍人的戰績首次在外國報章得到廣泛報導(4)。比哈爾省省督在頒授勳章典禮上朗讀出英皇的頌詞：「奉英皇陛下下的命令，今天本人代表陛下將 CBE 勳章授予孫立人將軍閣下，以誌慶閣下去年在緬甸首創的驚人功績，以及對閣下英勇行為的崇敬。」一個世紀前中國給大英帝國打敗，被迫簽訂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半個世紀前的甲午年，中國在黃海給日本打敗，北洋海軍覆滅了。仁安羌戰役裡中國軍人解救了大英帝國的軍隊，並且這次是中國自甲午慘敗後在國外第一次打敗敵人，一雪前耻。

二·千萬不能忘了甲午海戰

1894 年 9 月 17 日在黃海大東溝，中日雙方共出動二十多艘戰艦進行近代海軍戰史上的大決戰(5)，代表著兩個東方民族推行第一次現代化改革後的比試，同時這關乎到兩個國家的歷史命運。歷史玄妙之處，是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尊嚴，有時聯繫於戰場上決策者在關鍵時刻的決定，這是偶然的錯失，或是歷史的必然，很值得我們去思考。中國在甲午戰爭之敗和仁安羌大捷的創造，



與戰爭中統領者的指揮表現關係密切。中國傳統軍事，將帶兵、練兵、治兵、用兵視為一個整體，要將理論和實踐結合，非要經歷戰爭的洗煉不可，特別是近代西方軍事科技的長足發展，對指揮官的學識以及新知識、新技術的掌握有很高的要求(6)。孫立人在美國接受了全面的文武大學教育，有工程專業知識和美國軍事教育背景，加上他對中國的軍事管理（曾胡治兵語錄）和戰術、作戰心理（孫子兵法）有研究，所以軍事素養豐富，再加上在浙江海州稅警總團練兵和八一三上海會戰(1937 年)的實戰經驗，對戰術、實戰、練兵等已有一套獨特和有效的辦法。仁安羌戰役是世界戰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範之一，它是指揮官軍事素養的體現。

甲午戰爭中中日海軍對戰時，中國海軍指揮官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1836-1895)。歷史巧合的地方，丁汝昌和孫立人都是安徽廬江人。廬江地靈人傑，三國時代叱吒風雲的周瑜和孫策就是於此地出生。丁汝昌因戰敗自殺後五年孫立人才出生，二人不是同時代人，孫立人的父親孫熙澤在清朝任官，甲午戰爭和丁汝昌的事蹟孫立人應該略知一二。丁汝昌成長和任職北洋水師前的事蹟記載疏落，現代學者考證他早年在家鄉家境貧窮，只在私塾三年，太平天國興起時曾參加其中，後來向湘軍投誠，編入淮軍之中，攻打太平天國，立下戰功(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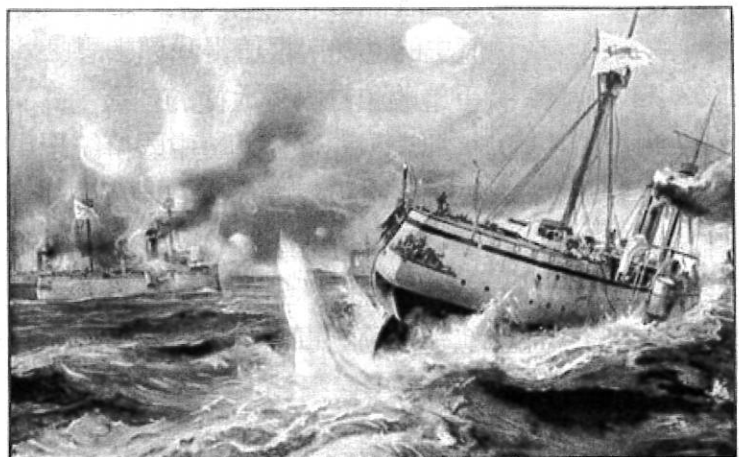
他能夠扶搖直上登上北洋水師提督的高位，是由於得到淮軍領袖李鴻章的賞識，二人同是安徽人，有地緣之誼，這是不言而喻的重要原因。由籌辦海軍到北洋水師在 1888 年成立，以至 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近二十年間，丁汝昌都是負責人，可以說甲午戰爭是他一生命運的轉捩點，如果他能夠帶領北洋水師戰勝明治維新



後的日本，不僅可以憑此大規模擴展海軍，拓展中國的制海權，而且可以證明洋務運動改革方向正確。同時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衰頹的形象可以得以洗刷。可惜黃海戰役、威海戰役後北洋水師的戰艦幾近覆滅，北洋水師 12 名管帶或以上的軍官中，有 4 名戰死，4 名自殺，丁汝昌和三名總兵（副總指揮）劉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5)和楊用霖(1854-1895)先後自盡，艦毀人亡，就在這一場近代中國海軍史上人和艦壯烈犧牲的悲慘歷史後，中國的海軍從此一蹶不振(8)。歷史學家對北洋水師在海戰覆滅原因有很多種解釋

(9)，對丁汝昌的作戰指揮的評價亦有爭議(10)，同時代人劉體智(1879-1962，其父為四川總督劉秉璋，是李鴻章在淮軍中的老部下)評論黃海大戰北洋水師之敗，與丁汝昌出身尤有關係。丁汝昌是騎兵將領，後來統帥海軍，在黃海海戰中，他站在定遠艦的瞭望台上，被震落下來，身體受傷(11)。近代學者亦指出中日艦隊

的指揮官的海軍專業知識是勝敗的關鍵(12)。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1843-1914)及浪速艦艦長東鄉平八郎(1848-1934)都是海軍出身(13)，甲午時伊東 51 歲，東鄉 46 歲，已累積豐富海戰經驗，對戰艦陣列的運用熟練，所以在黃海大東溝與北洋艦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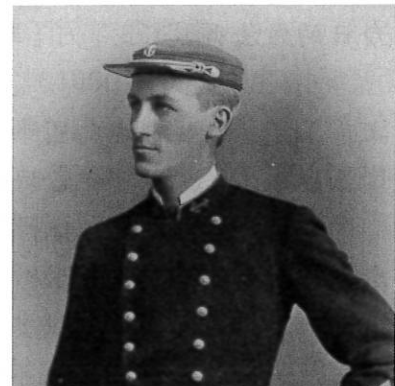


決戰時，將縱形陣列的長處發揮極致，北洋艦隊被日本艦隊分割圍殲(14)。諷刺的是當時日本部分戰艦，是在甲午戰爭中從北洋艦隊擄獲然後維修和改裝的

(15)。鐵甲艦鎮遠艦就編入日本聯合艦隊第3艦隊之中(16)。丁汝昌陸軍出身，在甲午戰爭時58歲，在陸上作戰經驗豐富，但沒有接受過海軍專門知識和海上實戰磨練。黃海海戰爆發時，他在旗艦定遠艦司令塔上指揮，給日本戰艦的排炮擊中瞭望台而受燒傷，一時無法指揮，由管帶劉步蟾暫時代為督戰(17)。他第一次出國是為了接收在英國訂購的軍艦。由於他不諳英文，早年所受的教育不多，妨礙了他學習海軍的知識，了解最新的海戰戰術和掌握先進的軍事科技，這些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指揮能力。同時，他受制於朝廷上清流派對他的攻擊。以翁同龢(1830-1904)為首的清流派在戰事失利時即對丁汝昌猛烈彈劾，以圖打擊政敵李鴻章，以至在戰事之中丁汝昌被朝廷撤職，後因李鴻章極力替他辯解才復職。清朝廷上大臣互相傾軋，大敵當前仍爭議不休，反觀日本在戰前已全民一心擊敗清國，募集經費反應熱烈，即使天皇亦從皇家府庫捐助購買軍艦，加上一批知識分子的宣傳，日本在戰前已團結國民(18)。北洋艦隊戰敗了，當中有種種因素交織而成，但無論如何，艦隊將士在戰事上奮勇作戰，與艦共存亡的犧牲精神是值得稱許的。美國「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報導，十分中肯評論北洋水師將領的崇高犧牲精神：

「三名中國海軍將領，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將軍、右翼總兵兼「定遠」艦艦長劉步蟾將軍和張將軍（註：劉公島護軍統領，李鴻章外甥張文宣），在目前的戰爭中表現出了比他們的同胞更加堅貞的愛國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他們值得中國的人民引為驕傲。他們是通過一種令人哀傷的、悲劇性的方式——自殺，來表現出這種可貴品質的。但是，看來他們不能找到比這更好的方式來表達情操了。的確，他們被日本人打敗了，但他們在戰敗時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給上司留下信件後自殺殉國。那些信件無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們很難指望它們能公之于眾。不管這些軍官在他們實際的生活中是否像他們離開時表現的那樣，但至少他們在展現一個中國人的愛國精神方面做出了貢獻，他們向世人展示：在四萬萬中國人中，至少有三個人認為世界上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寶貴。(19)」

美國人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 1860-1897）在黃海海戰時擔任鐵甲艦鎮遠艦的幫帶（副艦長），參與了黃海大決戰，在炮火中身受重傷。北洋艦隊覆滅後，他回到了美國療傷，以他的親身經歷為北洋水師官兵辯解，澄清美國人對北洋水師的詆譭。他在1895年在「世紀雜誌」(The Century Magazine)上寫了一篇海戰記述，名為「鴨綠江的海戰：中國鐵甲艦鎮遠指揮官的回憶」(The Battle of the Yalu: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 Yuen")表達他對長官丁汝昌和楊用霖的敬重和他們結局



的悲嘆，他說：

「中國艦隊戰敗已成為往事，許多勇士不顧時運不濟，徒勞地為了挽救祖國的聲威而努力，但却被岸上那些官員的腐敗、出賣和無能斷送。在這些為國捐軀的人中首推提督丁汝昌，一位勇敢的戰士和真正的紳士。他被自己的同胞背棄，進行著萬難取勝的戰鬥，他畢生所盡的最後責任，是為了保護屬下官兵的生命。他也想過拯救自己的生命，但知道他那冷酷無情的祖國不會比他的敵人更加仁慈，是苦澀嗎，是的，午夜時分，當這位身心承受著巨大創傷的老英雄，飲鴆自盡，獲取永久的安息時，回首往事，他心中一定充滿了痛苦(20)。」

馬吉芬敬重他的長官丁汝昌和楊用霖，他們都在劉公島北洋水師基地自盡。1897年2月11日馬吉芬在忍受了兩年的身心苦痛後在醫院用從中國帶回來的手槍在醫院自盡。兩年前的同一天，他的兩位長官忍受著恥辱自殺。他在床邊留下一張紙條，寫著：「我的心屬於中國，屬於北洋水師。」每日記者(Daily Reporter)報導在葬禮上，馬吉芬的遺體穿著北洋水師的深藍色制服，袖子上掛著閃亮的金扣子。馬吉芬是中國的真正朋友，他的心與北洋水師將士的心永遠連結一起。

勝敗乃兵家常事，不過重要戰事的勝敗很多時主宰了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尊嚴。丁汝昌在威海戰役失敗後，在劉公島的北洋水師衙門接到敵人伊東祐亨（海軍）和大山巖（陸軍）署名的勸降書，這份勸降書應出自伊東，沒有盛氣凌人的措辭，但字裡行間表達出伊東和很多日本人對中華民族的看法。

「清國海軍和陸軍，連戰連敗的原因，假使能平心靜氣的查看，不難見到失敗的緣由，以閣下的英明，固然已經審度清楚。至於清國有今天的失敗，實在並不是閣下的罪過，只因貴國只懂墨守成規，不識變通所導致。貴國以科舉考選人才，考試必定以文藝為依據，於是乎執政的大臣，當朝的顯達，都是由文藝而得到升擢。文藝成為獲取顯榮的梯階，但這些對國家豈能發揮實際的作用？現今的時代，仍如古時一樣，雖然不能說不美，但要使到清國能獨立自主，難道仍然再用今日的做法嗎？」

之前三十年，我日本的國事，遭遇到怎樣辛酸的事情，最後能夠免於危難，相信閣下也很清楚了解。在當時的情勢下，我國實在沒辦法只有以迅速的方法革除舊有的陋習，因時制宜，推行新政，希望可以保存國家的存在。現今貴國的當務之急，應當革除舊習，謀求新法，然後大力推行，假如能夠遵從這個方向，則我們可以相安無事；如果不這麼做，難道可免於敗亡的命運嗎？貴國與我日本開戰，必定是失敗的局面，大概不需等待占卜便可知道結果了。」（上文為語譯）

這封勸降書反映了什麼呢？清朝在甲午戰爭中，不只輸掉了北洋水師，割地賠款，而且掉下了國家民族的尊嚴。日本戰勝了清朝，展現了明治維新後的國家實力，令日本當權者和中上社會階層對日本向外擴展勢力充滿信心和慾望。伊東批評清朝只著重八股文藝的科舉，輕視實務改革的流弊，儼然以上級訓示下級的身分自居。這在日本文化意識中流露出深層的意識。美國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1887-1948) 在四十年代的著述「刀與菊」(*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分析日本人的文化類型，指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既有禮貌，但亦崇尚武力，重視等級，服從上級，但同時輕視弱者(21)。清朝在甲午戰敗後，在日本人心目中不再是大國，自唐朝遣唐使以來對中國的尊重蕩然無存，中國變成下等國家，他們口中的支那人，成為帶著蔑視意識的貶詞。日本社會上充斥著詆譭、蔑視中國的言論，例如史學家竹越與三郎(1865-1950)的「支那



論」，稱「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種，彼等如同鼠族，幾乎是自乘地增加」，並且用「強盜般的侵略人種」、「豚尾漢」、「流浪者」等污蔑性語言醜化中國(22)。日本歷史學家原田敬一指出，日本國民在甲午戰爭前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很大的變化。當時在日本知識界很有影響力的福澤諭吉(1835-1901)認為對清國的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所以在宣戰的詔諭裡也強調文野戰爭來說服國民。福澤是日本軍國主義文化理論建設者，宣揚文明開化理論，由文明的日本開化野蠻的亞洲國家。由於日本的勝利，日本人由明治初期的「蔑視清國」轉換成「蔑視中國」(23)。1895年日本在東京靖國神社舉行大規模的凱旋儀式，萬人空巷，神社裡展示打敗清國的戰利品：定遠艦的舵輪和120毫米艦載火炮，日本人蔑視中國的意識由此散播開去。甲午戰爭是日本人對中國觀發生根本改變的分水嶺，出現首次由「仰慕」到「蔑視」的全民性逆轉(24)。



中國人在甲午戰爭中輸掉了民族的尊嚴，成為中華民族超越一個世紀的傷痛。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的父親謝葆璋(1865-1940)在甲午戰爭時是來遠艦上的槍炮二副(武器指揮官)，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年輕軍官。來遠艦給日軍魚雷擊中時，他跳進冰冷的水裡，拼命游上靠近威海衛(北洋水師基地)的劉公島。他回來告訴女兒，當時艦上的一個同伴，是親戚，來遠艦爆炸時在他旁邊，腸子都給打出來，給黏到烟囱上邊。後來他把腸子拿下來填回同伴的肚子裡頭。謝葆璋和很多北洋水師軍官一樣，一想到甲午戰爭的戰敗，想到犧牲了的同

袍和沉沒了的戰艦，都感到悲憤和傷痛。甲午戰爭後一百一十年，冰心以九十四歲高齡接受中央人民電台訪問時，沉重的叮囑記者：「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甲午海戰，千萬不要忘了甲午海戰。」冰心見證了上世紀中華民族的苦難和波折，深深了解到中華民族的尊嚴得來不易(25)。

三 北洋水師戰艦遺物的震撼

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艦的炮火聲在歷史中迴蕩，彷彿回到黃海大戰時雙方戰艦鏖戰硝煙四起的場景。120年過去了，北洋水師的遺踪現在仍然存在嗎？民間研究者薩蘇在日本追尋已被遺忘的北洋水師遺物，驚人發現最少有十八處保存著這些遺物。最令人震撼的是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專用的辦公桌竟成為福岡光明禪寺的功德箱底座，留在日本的支離破碎的遺物，中國人看了像撒鹽在民族尊嚴的傷口上(26)。1923年8月，清華學校79名學生和百多名中國學生乘坐杰克遜總統號郵輪赴美國留學，在這群留學生中，包括清華的孫立人、齊學啟、吳文藻(1901-1985，中國社會學開創者)等，冰心是燕京大學的學生，還有助教許地山(1894-1941，在1935-1941年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北京交通大學的金士宣(1900-1992，中國近代鐵路運輸專家)(1901-1985)等。郵輪途經日本在橫濱停泊，學生們都下船乘電車到東京瀏覽，孫立人因暈船嘔吐嚴重，所以沒有隨大伙一起。當天下著雨，中國學生到了東京的軍事博物館參觀，對博物館裡展覽從甲午戰爭中繳獲的清朝北洋艦隊上的三角形大龍旗和大炮等武器，感到強烈的恥辱(27)。冰心看著這些日本從北洋水師擄獲的遺物，馬上深深感受到父親一直以來的傷痛。她三歲時父親就帶了她到山東煙台，他在煙台辦海軍學校，希望復興北洋水師保衛海疆的精神。他要女兒穿男裝，學騎馬、射擊，到艦甲迎風浪，因為他知道將來有一天中國會被日本欺凌，中華民族會受到蹂躪，正如旅順的軍民受到日軍的屠殺。只有中國人能夠莊敬自強，中華民族才有復興的一天。冰心在船上寫信給父親很自豪地說：「報告父親，我在海風中，最高層上，坐到中夜。海已証明了我確是父親的女兒。」(28)。這群留學生在東京的行踪和舉動，日本政府派人監視和跟踪。清華早年學生留美時已發現他們不懷好意的監視，1916級的洪深(1894-1955)等在寄回清華學校的通信中便詳細記述在日本受到日人監視的情況，「吾眾得自由登岸（橫濱）後，日人尚有軍官數人，偵探多人，布滿舟中。」(29)。同級的王天優寫信提示學弟對日本密探要小心謹慎稱：「凡中國留學生至美，日本皆甚注意，無論輪船火車，均有偵探密布，彼等且百計與吾人談話，暗察吾人行動志趣，此時務宜謹慎應對。」(30)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沒有停止過。

四·矢志救國亡，猛士力能守四方

日本從甲午戰爭中獲得了龐大的賠款，作為擴展軍備的資本，甲午戰爭十年後更

在日俄戰爭中一舉打敗俄國的波羅的艦隊，成為列強之一，西方人對日本人的形象改觀了，反而中國人成為低劣的人。美國在 1888 年通過了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限制了中國人入境美國，中國人在美國的職業也受到限制，醫生、牙醫、教師等行業都排擠中國人，中國人唯有開餐館和洗衣店等低下的工作(31)。這個法案到 1943 年 12 月 17 日才廢除。2011 年 10 月 6 日美國參議院通過



美國排華道歉案。現在中國有了經濟實力，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了，中國人不再受到明顯歧視，但上世紀之初中國人在美國的處境是困難重重。清華學校學生留學時，身歷其境，對中國人受到歧視的情況產生很大的心理衝擊，王天培在 1917 年到美國時，便感受到種族歧視，他在寄回清華的信中，告訴學弟美國人不稱中國人為 Chinese，而稱為 Chink，帶有蔑視的含意。如果遇到衣貌整潔的人，便會說 This is a Jap(32)。同級清華同學蔡正亦有同樣的屈辱感，他說美國女子在社交場合不屑與中國人打交道，表示自己是天使，豈可下凡與支那人為伍。如果與日本人一起尚可以，中國人地位的低下可見一斑(33)。這種屈辱感在學弟孫立人和齊學啟在美國留學時同樣強烈感受到。

孫立人和齊學啟都是在甲午戰爭後五年出生，他們成長的時代，是中國帝制崩潰和民國建立的時期，中國處於極度不穩定的局面。他們在北京清華學校寄宿了九年，由 1914 年到 1923 年畢業，期間經歷了袁世凱稱帝失敗、北洋軍閥混戰、巴黎和議外交失敗、五四愛國運動等的政治動蕩，加深他們以軍事救國的決心。孫立人小時在山東青島海邊受到外國人欺凌使他深深感受到國家衰弱被人欺侮的屈辱。他回憶：

「記得在我九歲那年，我在青島，也是因為我們國家打敗仗，把青島割讓給德國。而當時德國人自命為超人的民族，氣燄更是高，簡直把中國人看得連狗還不如。一天早晨，在海水退潮的時候，我到海邊去玩，檢尋到一塊紅色的石子，很是好看，喜歡得如獲至寶一般。不料給旁邊一個德國小孩看到，他就伸手向我要，當然以小孩子心境，那我怎能給他呢？那德國小孩子看我不給他，就哭著叫他的大人。接著來了一個德國大人，到我面前，不問是非，就從我手中搶去那塊紅花石子，給予德國小孩，並打我一記耳光。當時我年紀雖小，可是在我幼弱的心靈上，已經深深地感悟到中國太弱，中國人太受外國人欺侮，這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我認為不是我個人挨這一記耳光，而是這一記耳光打在每個中國人的臉上，我不過是代表而已。所以，我從小立下一個志願，就是一定要使下一代的中國人，不再受外國人的欺侮。」(34)

齊學啟也立志以軍事救國，他的父親齊璜是湖南名士，曾留學日本，與革命志士黃興相善，他在湖南興辦學校，並主張以實業救國，可惜並不成功。齊學啟認為在亂世之中，要恢復國家秩序，重振中華民族的聲譽，必須以軍事手段。孫立人和齊學啟在清華學校畢業後，便決定要進入美國軍校學習軍事。孫立人在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 取得土木工程學士後，到了與西點軍校齊名的維吉尼亞軍校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學習。齊學啟到有



軍事課程的諾維琪大學 (Norwich University)。當時美國社會上瀰漫著歧視中國人的氛圍，在軍校中尤為明顯，美國軍校不願意有太多中國學生入讀，所以收取中國學生極為嚴苛，拒絕入學時有所聞，即使入讀了也備受歧視。孫立人記得在第一年新生時（軍校中稱為老鼠 Rats，須服從高年級生的命令），有一天一位高年級生來到房間交給他一套軍服，要他洗衣，帶著輕蔑的語氣稱他為



Laundry Sun。齊學啟在軍校也有類似的受侮辱經歷。有一次齊學啟因事遲了到飯堂吃飯，已經座無虛席，見左邊有一空位，便走向空位正想坐下，對面的一個美國同學見他來，面色不悅，就把手巾扔到盤子，踢了桌子一下，悻悻然離開。孫立人和齊學啟覺得這種屈辱不是加之自己身上，是因為中國積弱才會給別人看低，由此他們以軍事救國的意志更為強烈，國家強大國民才有尊嚴。

孫立人和齊學啟回國後不顧父親的反對，矢志從軍救國，這時正值日本加緊侵略中國，他們參與了 1932 年的一二八上海戰役和 1937 年的淞滬會戰，由於指揮出色，作戰勇敢受到嘉許。二人最後一起重組財政部轄下的稅警總團，先在湖南長沙組建，後因戰事擴大部隊遷到貴州都勻。他們訓練的部隊與其他中國軍隊不同，沒有吃空額，士兵受到良好的待遇，孫、齊和其他軍官能與士兵同甘共苦，所以名聲響亮，有不少大學生慕名前來投效。經過四年的苦心經營，軍士都接受過嚴格訓練，士氣高昂，準備上戰場殺敵，保家衛國。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展開向亞洲各國的侵略，並且想佔領緬甸，堵塞中國最重要的補給線—滇緬公路。中國成為抵抗德日意法西斯的盟國之一，緬甸當時是英國殖民地，中國應英國的請求，派出三個軍共十萬人組成中國遠征軍，從雲南入緬甸援助英國抗日。孫立人和齊學啟的稅警總團改編為新 38 師，二人分別出任正、副師長。全師從雲南安寧縣出國到西南的興義集結，在興義的誓師大會上，齊學啟以古今中外遠征壯烈的事蹟，勉勵大家要以漢之班超、霍去病為榜樣，揚威異域，最後高聲朗讀：「男兒生兮不成名，死當葬蠻夷域中」，全體官兵都為齊學啟的慷慨陳辭所感動，聲淚俱下(35)。在 1942 年 3 月孫立人、齊學啟率領新 38 師到達緬甸中部城市曼德拉駐防。仁安羌是一個油田，有重要戰略價值，所以日本派出從仰光登陸的 33 師團的兩個聯隊快速行軍，奪取油田。英軍只想撤退到印度，

炸毀油田，但英緬第一師撤退時在仁安羌給日軍包圍。據 214 聯隊的日本士兵回憶，英軍撤退時軍心散渙，他們的突襲十分成功(36)。中國軍隊指揮部首先派副師長齊學啟帶領兩個團到仁安羌拯救英軍，但孫立人知道指揮部只是將兩個團犧牲，因為日軍可以包圍英軍一個師，實力非同小可，所以抗命趕赴前線指揮。他和英軍史琳姆將軍(General Slim,



1891-1970)見面，以流利英語向他分析形勢，並一起到前線視察，憑觀察史琳姆知道這位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生是出色的軍人，所以很大膽的將英軍第七裝甲旅包括 Essex Yeomanry 炮兵連和英國皇家坦克團的指揮權交給孫立人指揮，這是大英帝國第一次和唯一一次將軍隊指揮權交給一位中國將軍(37)。這支部隊原本調派到新加坡，後來緬甸告急才在 2 月下旬轉運到仰光。Essex Yeomanry 炮兵連的官兵感到榮幸在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在孫立人九十歲時特別造了一個部隊的盾牌作為慶生禮物，並請託義子揭鈞教授交給他們敬重的老將軍。

Fitzpatrick 當時在 The 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只有二十二歲，過了六十年對孫立人的軍隊訓練有素，行動迅捷仍印象深刻，他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目睹了一場如魔術般的表演，難以言喻，只見（中國）軍隊迅速各就各位，進入戰鬥陣列。我在一個小山丘的石樓上的有利位置觀看這一次攻擊。這是壯觀、高效率，難以置信的攻擊，完全利用了油田附近的地形。大多數在戰地的觀察，都受環境限制，只能從左到右幾碼之內，但我的位置可以看到全貌，看到了全程中國軍隊的部署和行動。作為一個西方人，我十分驚訝中國軍隊能夠如斯紀律和自主能力，三個指揮官每人都穿著迷彩的制服進入預訂的戰鬥位置，旁邊站著一個拿著令旗的旗手。伴隨指揮官還有一名年青的號兵傳播命令和信息，軍隊依從令旗指示迅速走到指定位置。沒有一點遲延，士兵同步向前進。中國軍隊向三個方向攻擊：一隊向西前進；一隊朝中部的伊洛雅底江方向進攻；一隊沿前面的路前進。

最令人驚嘆的是跟著的支援部隊。他們緊跟隨著部隊前進，有些是較年長的男人，但大多數是女人，每人各司其職，負責運送彈藥的，攜帶煮食用具的，醫藥用品的，行軍給養的，放在擔子裡，以竹竿在肩上挑著。戰鬥部隊迅速從車輛上走下，他們沒有任何動物或機械幫助，馬上變成獨立的作戰小隊。每一個分遣隊都能夠完全自主作戰。我是唯一的英國軍官，以及我的部屬有幸觀看了這一場在

緬甸中部發生的壯麗戰事，中國軍隊是如斯的基本、原始、高效能的完美作戰機械。老實說，我是最為榮寵的軍官(38)。

Fitzpatrick 不知道這支軍隊是經過孫立人和齊學啟四年來的嚴格訓練，特別是體能、射擊、夜戰和山地戰的訓練，才有如此熟練的隊形。不過，英國政府覺得皇家軍隊竟由中國人拯救，沒有面子，所以在英國禁止報導仁安羌被中國解救的消息，英軍在緬甸的最高統帥亞歷山大元帥(Field Marshall Harold Alexander, 1891-1969)，親自打電報給英國廣播公司，要求不准報導(39)。他後來寫回憶錄竟歪曲歷史，指稱是英軍自行突圍，沒有中國軍隊的幫忙(40)。英國官方檔案中也沒有仁安羌解圍的記錄，好像從沒發生過。但曾經目睹過程的史琳姆將軍沒有隱諱其事，在他的回憶錄「反敗為勝」

(Defeat into Victory)中十分稱讚孫立人的指揮以及中國軍人的勇敢(41)。2010年11月台中孫立人紀念館揭牌時，他的兒子史琳姆子爵(Viscount Slim)親自到來，向記者及其他人說他父親認為孫立人將軍是他認識的中國軍人中最優秀的。孫立人知道始終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人存有歧視，他在美國有深刻的感受，所以他訓示部屬和西南聯大的翻譯官，對英美的軍官，要保持中國人尊嚴，不可奉承他們。孫立人和很多同輩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民族的尊嚴看得比什麼也重要。他的清華同學吳文藻和冰心的大女兒吳冰(1935-2012)，很透徹的說出了甲午戰爭後出生的知識分子的心願：「我的父親也好，我的一些老師也好，他們始終把民族的獨立，國家的富強放在第一位。他們在舊社會的經歷告訴他們，祖國不強，中國人在國外就要受凌辱，就抬不起的頭，直不起腰杆來……對維護祖國的獨立和中華民族的尊嚴，始終如一，對外侮從不屈從。老一輩知識分子祖國的尊嚴、民族的利益看得高於自己，高於一切(42)。」



兩個甲子過去了，甲午戰爭在中華民族的尊嚴上的傷痕是否已經褪色，還是仍然感到傷痛？它在今天的意義是什麼呢？

回顧近年的中日關係，日本右翼政府將中國釣魚島私有化，內閣首相和官員先後到靖國神社，供奉包括甲午戰爭中日本戰死軍士以至二戰甲級戰犯，至最近倡議修憲將防衛軍改為國防軍，以及修訂戰敗後確立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等等，反映右翼政府主導的軍國主義意識死灰復燃。我們在牢記歷史，珍愛和平的同時，亦要以史為鑒，不要讓上世紀中華民族尊嚴受到外侮凌辱的慘痛歷史重現。

2013 年最後一天，在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2014 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20 週年。中方如何看待中日關係的未來？」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 120 年前的中國，我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捍衛自己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

註釋：

1.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晚清民族主義形成的中間環節》，《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 年 4 月號。鍾文博，《戰爭與民族國家：甲午戰敗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發表於「2007 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
http://r9.ntue.edu.tw/activity/multiculture_conference/file/4/4.pdf
2. 陳悅：《北洋海軍珍藏圖片集》（北京：文匯出版社，2011 年）。
3. Fitzpatrick, G. (2000). *Ditched in Burma: No Mandalay, no Maymyo*. Sussex: The Book Guild Ltd. Fitzpatrick, G. (2012) *Chinese save Brits-in Burma(Battle of Yenangyaung)*.
4. Jack Belden, How British in Burma Escaped a Jap Trap, *Life Magazine*, May 18, 1942.
5. 西方列強極為關注中日這場海上大決戰，俄國人 Zenone Volpicelli 在戰後一年即寫成戰爭報告，Vladimir (Volpicelli, Zenone) (1896). *The China-Japan War: Compiled from Japanese, 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 英國人 Brassey, T.A. 亦在海軍年鑑分析黃海大戰，*The Naval Annual* 1985, Simpkin, Marshall & Co.
6. 孫立人口述，沈敬庸編輯，《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鳳山練兵實錄》（台北：學生書局，1993 年）。孫立人將他多年從軍成功經驗，結合西方的理論，編輯成「統馭學」，在台灣鳳山教導軍官時講授，是近代將中西軍事學結合的典範。
7. 蘇小東：《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經歷》，載戚俊杰、郭陽主編，《北洋海軍新探—北洋海軍成軍 12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360-371。
8. 劉曉煥，《甲午戰爭後北洋海軍主要將領追蹤》，載《北洋海軍新探》，頁 482-516。甲午海戰後，中國海軍戰艦一直處於低水平。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海軍只剩下幾艘總噸數不足 2000 噸的炮艇。
9. 黃志強，周彥：《論北洋水師覆滅的重要原因》，載《北洋海軍新探》，頁 68-78。
10. 戚俊杰，《甲午戰爭期間丁汝昌作為之述略》，載《北洋海軍新探》，頁 312-371。
11. 劉體智，《異辭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

12. 紀榮松，《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載戚俊杰、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第三輯》(天津：天津古籍，2006年)，頁102-122。
13. 伊東祐亨和東鄉平太郎都有豐富的海軍經驗和資歷。紀榮松指出伊東的海軍資歷相當完整，他是日本科班出身的第一個專業海軍大將。伊東在德川幕府末期進入兵庫海軍塾就學，由鹿兒島藩的胡蝶丸代理艦長作起。維新以後歷任東、日進、扶桑、築波、龍驤、比睿艦長。明治18年又到英國接收浪速艦回國，再升任海軍省第一局長，橫須賀鎮守府長官、海軍大學校長、常備艦隊司令等。東鄉平太郎曾在英國海軍學校學習，甲午戰爭後，他在海軍聲望日隆，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稱為日露戰爭)中他擔任聯合艦隊司令，指揮日艦在對馬海峽海戰(朝鮮海峽部分)中擊敗俄國艦隊。
14. 陳悅，《甲午黃海大東溝海戰北洋海軍陣型考》，載《北洋海軍新探》，頁662-717。陳悅指出北洋海軍採用的以講求艦首方向火力的軍艦為裝備基礎，代表19世紀中期以後世界海軍戰術主流的亂戰戰術；日本聯合艦隊採用的以講求舷側方向火力軍艦為裝備，代表19世紀後期世界最新海軍技術、戰術發展方向的縱隊戰術，更是試圖克制以往亂戰戰術，結果日本成功了。另見紀榮松，《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載戚俊杰、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第三輯》(天津：天津古籍，2006年)，頁102-122。
15. 北洋水師的戰艦給日本俘獲，編入為日本海軍的有鎮遠艦、濟遠艦、平遠艦。一等鐵甲艦鎮遠編入日本海軍後，仍保留原艦名，參加日俄黃海和對馬海戰。濟遠號在威海被日軍俘擄，編入日本海軍，在日俄戰爭時在旅順外海觸水雷沉沒。
16. 太平洋戰爭研究會，《日本海軍》(東京：文殊社，1997年)，頁80。
17. 陳悅指出丁汝昌受傷的原因，很多文章都謂因飛橋震塌所致，這是源於洋員戴樂爾在回憶錄的說法。他從定遠艦的結構分析，戴氏之說不可信。根據丁汝昌的滙報和旅順船塢工程總辦龔照瑗的記述，丁汝昌是給炮火燒傷。見陳悅：《沉沒的甲午》(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頁172。
18. 邢超，《致命的倔強：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頁297。
19. 《紐約時報》報導轉引陳悅：沉沒的甲午，頁296。
20. Philo N. McGiffin, The Battle of the Yalu: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 Yuen", *The Century*, August, 1895. 在黃海戰役中除馬吉芬外還有七位洋員與北洋水師一起奮戰，包括艦隊總教習德國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 1855-1925)、定遠艦槍炮教官尼格路士(Thomas Nicholls)、定遠艦總管輪阿壁成(J. Albrecht)、定遠艦幫辦副管駕英國人戴樂爾(William Ferdinand Tyler, 1865-1928)、致遠艦洋總管輪英國人余錫爾(Alexander Purvis)、濟遠艦洋總管輪德國人哈富門(Hoffmann)、克虜伯公司技術顧問德國人哈卜門(A. Hekman)。見陳悅：《沉沒的甲午》(北京：鳳凰出

- 版社，2010年），頁188。戴樂爾死後一年(1929)出版回憶錄，記述黃海戰役的情況。Tyler, W. F. (1929). *Puling Strings 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 & Co. Ltd. 中文譯本見戴樂爾，我在中國海軍三十年(1889-1920)(上海：文滙出版社，2011年)。
21. 魯思·本尼迪克特著，唐曉鵬、王南譯，《菊與刀》，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22. 楊棟梁主編，《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一卷總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82。
 23. 原田敬一，《日本國民眼中的甲午戰爭》，載戚其章、王如繪主編，《甲午戰爭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375-383。
 24. 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四卷（1895-1945）（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6。
 25.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歷史的迴響·冰心回憶甲午戰爭》，
http://audio.cnr.c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id=236379
 26. 薩蘇：《尋找北洋海軍遺跡》，中國國家地理，2010年10期，頁234-249。
 27. 承仁義，《現代學權主義的迷人光華，一種生命範式——記一級教授金士宣的求學經驗》，<http://202.112.159.215/oneas.asp?id=162>
 28. 冰心，《冰心自傳》（南京：江蘇文藝，1995年），頁152。
 29. 《清華周刊》1916年(11月1日)85期，頁8。
 30. 王天優，《為今夏來美諸同學進一言》，《清華周刊》1916年(5月24日)78期，頁5。
 31. Rose Hum Lee (1960).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2. 王天培：《告清華同之將來美者》，清華周刊1917年111期。
 33. 蔡正，《留美通訊》，清華周刊1918年4期。
 34. 孫立人：《如何具備領導的才能》，1950年5月4日向軍士教導學生團講詞，載朱宏源主編：《孫立人言論選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133-134。
 35. 揭鈞：《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台北：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年），第四章：遠征，小標題：帝國司令又一章，頁96。
 36. Tamayama, K. & Nunneley, J. (2000). *Tales by Japanese soldiers of the Burma Campaign 1942-1945*. London: Cassell & Co.
 37. 揭鈞：《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
 38. Fitzpatrick, G. (2000). *Ditched in Burma: No Mandalay, no Maymyo*. Sussex: The Book Guild Ltd. pp.185-186.

39. 史迪威(Gen J.Stilwell)在中緬印戰場的公共關係主任 Fred Eldridge 也發現英國人的失實報導，在仁安羌解圍後，英國廣播公司接到亞歷山大的公文後，向外宣布是英軍在據點自行解救，但沒有提及中國軍隊的援救。見 Eldridge, Fred (1946). *Wrath in Burma*. Double Day & Company Ltd., p. 68.
40. John North (ed.) (1962). *The Alexander memoirs, 1940-45*. Cassell: London and Company Ltd, p.101.
41. Slim, W. (1956). *Defeat into victory*. London: Macmillan.
42. 吳冰，《教育原來在清華－記憶我的父親吳文藻》，載宗璞、熊明主編，《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430。

